皇清經解續編

口 12
698
96

門 12
號 698
卷 96

毛詩傳箋通釋十二　南菁書院　桐城馬瑞辰元伯著

秦

總論

周以忠厚啟宇其以德服人者深故其收效也遠其卜年也長而其衰也失於積弱而不能自振秦以力戰開國其以力服人者猛故其成功也速其延祚也短而其敝也失於黷武而不能自安是故秦詩車鄰駟鐵小戎諸篇君民相耀以武事其所美者不過車馬音樂之好兵戎田狩之事耳然用威而不用禮則兼葭賦矣好戰而不恤民則無衣作矣強國而不用賢則黃鳥哀三良之從死晨風刺舊臣之見棄夏屋傷待賢之衰薄矣是

故其長諸侯也可以霸而不可以王其有天下也可以暫而不
可以久始皇之先詐力後仁義焚書坑儒嚴刑峻法以暴虐爲
天下先雖其天資刻薄亦秦之先有以啟之讀詩者可以觀世
變矣

車鄰

序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瑞辰按服虔左傳注曰
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待御之臣是好不得兼侍御言今序
統言之好者猶文也正義謂三者皆是君之容好失之

有車鄰鄰傳鄰鄰衆車聲也釋文鄰本亦作隣又作轔瑞辰按
漢書地理志引詩作轔張參五經文字轔注云詩本亦作鄰說
文有鄰無轔新附有之是古本作鄰轔乃後人增益之字文選

淄安仁藉田賦注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引詩竝作有車轔轔三
家詩或有作轔者遂並改毛詩作轔耳廣雅轔轔聲也雷聲謂
之轔轔崔駰東巡頌天動雷霆隱隱轔轔車聲謂之鄰鄰其義同

有馬白顛傳白顛的顙瑞辰按釋畜的顙白顛說卦傳曰爲的
顙虞翻注的白顙顙也詩正義引舍人曰的白也顙雒也與易
虞注同今按說文的馬白雒也郭注爾雅曰戴星馬的之言的
謂白顙的然著明圓如射之有的也的爲射堋中珠子故郭以
戴星釋之非泛以白爲的也的从勺聲音同卓故又通作卓觀
禮奉束帛匹馬卓上鄭注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
的一馬爲上卓當即的之段借觀禮十馬以卓爲上是古人以
駉顙爲重故詩人亦以白顛爲言

寺人之令傳寺人內小臣也瑞辰按燕禮小臣戒與者疏云按周禮大僕職王燕飲則相其法此諸侯禮降於天子故宜使小臣相是諸侯小臣當大僕之事又小臣師一人疏云按夏官大僕職云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諸侯兼官無有大僕惟有小臣出入君之教命據此是諸侯以小臣兼大僕寔掌君出入之教令此詩言寺人之令是掌君出入之命故傳知爲內小臣之官也釋文寺又音侍本或作侍字序言侍御之好卽本經寺人爲說據周禮大僕注云僕侍御於尊者之名則小臣兼大僕之職止可稱侍人傳以侍人爲內小臣於諸侯正合經作寺人者卽侍人之媯非謂周禮寺人之官也正義乃據周禮寺人與內小臣異職因以傳言內小臣爲泛言在內細小之臣失傳恬矣周禮寺人賈疏又引此詩謂寺人兼小臣亦非

阪有漆隰有栗傳興也阪者曰阪下溼曰隰箋興者喻秦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瑞辰按鄭風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傳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其取興與此詩正同但彼以反興鄭忽之所美非美此以正興秦仲之君臣皆賢耳又秦風山有苞櫟隰有六駮鄭箋云山之櫟隰之駮皆其所宜有也以言賢者亦國家所宜有之其取興與鄭風同

逝者其耋傳耋老也八十曰耋正義易離卦云大耋之嗟注云年踰七十億九年左傳曰伯舅耋老服虔云七十曰耋此言八十曰耋者耋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瑞辰按易釋文引馬云七十曰耋與服虔同說文年八十曰耋從老省從至鹽鐵論孝養

云丞相史曰八十曰耄耄釋名八十曰耄耄鐵也皮黑如鐵又王肅易注郭璞爾雅方言注並以八十爲耄與毛傳同舍人爾雅注何休公羊注又以六十爲耄今按耄之名義不見曲禮據宣十二年公羊徐彥疏曰七十稱耄曲禮文也案今曲禮曰七十曰老與此異也是徐彥所見曲禮有作七十曰耄者矣又曲禮八十九十曰耄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耄九十曰旄是陸氏所見曲禮有作八十曰耄者矣耄有七十八十蓋由諸儒所據曲禮本不同故其說各異至六十曰耄未詳所出古六字从八八形近易譌周官校人注六皆疑爲八字之誤是其證也疑舍人何邵公皆以八十爲耄傳寫者譌爲六十耳

駟鐵

序駟鐵美襄公也瑞辰按服虔左傳注言秦仲有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又云其孫襄公列爲秦伯故有兼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駟鐵小戎之歌是服子愼以駟鐵小戎皆爲秦仲詩與序說異

駟鐵孔阜傳鐵驪阜大也瑞辰按鐵當从釋文本作驖說文驖馬赤黑色驪馬深黑色魯頌毛傳純黑曰驪是驖與驪有別而此傳以驖爲驪者蓋對文異散文通也月令孟冬駕驖驪是驖驪通稱之證此詩狩亦冬田故用駟驖漢書地理志作四載蓋本三家詩載卽驖之同音消借字也阜通作駓石鼓文我馬既駓駓卽阜也

從公于狩傳冬獵曰狩瑞辰按說文狩犬田也从犬守聲詩載

獫歇驕正田用犬之證故說文以狩从犬訓爲犬田段玉裁據
爾雅火田曰狩改說文犬田爲火田失之
奉時辰牡傳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瑞
辰按辰當讀爲麎爾雅麋牡麎說文麎牝麋也辰牡猶言
騇牝彼以騇爲牡與牝對言孫炎爾雅本作騇牡驪
牝毛傳騇馬與牝馬也此以麎爲
牝與牡對言其句法正相類又襄四年左傳而思其麎牡與此
詩句法亦同彼正以麎爲牝鹿與牡對言也辰卽麎之省借耳
周官大司馬注鄭司農曰獸五歲爲愼後鄭謂愼當作麎是麎
又大獸之通稱吉日詩其祁孔有箋云祁當作麎詩疏引某氏
曰瞻彼中原其麎孔有正當從大獸之訓與此言麎牡不同
四馬既閑傳閑習也箋時則已習其四種之馬瑞辰按夏小正

四月頒馬將閱諸則與此詩四馬既閑同義箋以爲四種之馬
失之
輜車鸞鑣傳輜輕也箋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
也瑞辰按輕車古爲戰車田時蓋以爲副車後漢書輿服志曰
輕車古之戰車也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載以次屬
車是漢以輕車爲副車之證周官田僕掌佐車之政鄭注佐亦
副是周時田有副車之證此詩輜車卽田車之副張衡西京賦
云屬車之筵載獫猲雖言漢制實本此詩筵卽副耳箋以爲
驅逆之車非也雖周官田僕疏引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
車止則百姓田獵云彼佐車則此驅逆之車是驅逆之車亦通
名佐車然田僕掌佐車之政又云設驅逆之車馭夫掌馭貳車

從車使車注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也使車驅逆之車則副車與驅逆之車固自有別說文鑾字注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之聲和則敬也後漢書輿服志注引許慎曰詩云八鸞鏘鏘則一馬二鸞也又曰輜車鸞鑣知非衡也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此箋蕭詩桓二年左傳杜注亦云鸞在鑣和在衡傳元乘馬賦注曰鸞在馬勒鑣今案庭燎詩鸞聲將將毛傳將將鸞鑣聲商頌烈祖鄭箋亦云鸞在鑣四馬則八鸞是鸞設於鑣乘車亦然此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者蓋以韓魯詩言鸞在衡爲乘車故以鸞在鑣者專指田車耳左傳孔疏曰衡之所容惟兩服馬詩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惟兩馬安得置八鸞其說甚辨戴震乃謂田車亦無鸞在鑣之制失之

公曰左之箋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正義此公曰左之是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欲從禽之左而射之也瑞辰按胡承珙引毛詩明辨錄曰逐禽左者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夫周人尚右何以射獸必左乃爲中殺蓋射必有傷射其左而右體俱整仍是尚右之義古之逐禽射於車上與今騎射不同騎射奔馬可以逐獸故有順驅而射者車射必有步騎合圍驅獸逆來然後左向射之能以中左若車順驅雖在獸左人不能射其左也公命御左車者非爲中殺以獸逆車而來必在車左而去車遠者矢不能貫獸故命媚子徵左以迎獸耳胡承珙曰何休公羊傳注解第一殺第二三殺皆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雖以死之遲速爲言但考儀禮特牲少牢凡牲升鼎者皆用右胖載

俎者亦皆右體鄉飲鄉射用右體與祭同惟既夕士虞以函禮反吉乃用左胖士虞記云升腊左胖腊爲田獸之肉可見吉禮之腊亦用右胖射必中左自以尚右之故至驅禽待射者即係驅逆之車田僕掌之虞人乘之吉日傳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又云驅禽之左右以宏待天子皆是正義云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此誤會箋語箋云從禽之左射之者謂當禽之左迎射之若逐禽而出其左轉不便於射矣車攻正義云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亦誤惟獸之來未必定當直左設出於車右而旋車向左則相背故公曰左之蓋獸自遠奔突而來公命御者旋當其左以便於射耳今按逐禽左爲五御之一古者驅逐同義故驅獸逆來亦得曰逐非必逐後始曰逐也逐禽使左當如

胡云取尚右之義毛詩明辨錄既云射獸必左義取尚右又云公命御左車者非必中殺未免自相矛盾矣

舍拔則獲傳拔矢末也箋拔括也舍拔則獲言公善射瑞辰按說文發射發也从弓癹聲古者以發矢爲發其矢所發之處亦謂之發發與拔古同聲通用據荀子楚令尹舍字子發鄭注檀弓曰公叔文子名拔拔或作發當卽發字之叚借猶坂通作發鮁鮁亦作發發也傳言拔爲矢末箋以爲括據釋名矢末曰括括會也與弦會也是傳箋義本相成蓋言其弦會處曰括言其爲矢所發處則曰發而字通作拔也傳箋訓拔爲矢末之括正以拔卽發之借字耳又拔說文云矢弓弩矢也从八象鏑括羽之形又梧字注云一曰矢梧檠弦處是弦梧之梧正作梧今作

括者皆梧字之叚借
載獫歇驕箋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瑞辰按
張平子西京賦屬車之篚載獫獝獝張銑注獫獝皆狗也載之
以車也張作賦在鄭前鄭不依用者載古訓始卽才之叚借始
與善義近始之卽調習之猶俶訓始又訓善也魯頌思馬斯作
傳作始也箋云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以牧之使可乘駕申明
傳訓始之義與此箋以載訓始謂調習田犬其義可互相證明
乃知箋義實本古訓未可如張賦以載爲載於車也

小戎

小戎俴收傳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也箋此羣臣之兵車故曰
小戎正義引六月詩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元大也先啟行之車
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瑞辰按司馬法曰夏鈞車先正
也殷寅車先疾也周元戎先良也韓詩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
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輸馬被甲衝扼之上皆有劍戟名
曰陷陣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皆以元戎爲在先
則小戎宜在後矣齊語故五十人爲小戎韋昭注小戎兵車也
此有司之所乘與箋以小戎爲羣臣之兵車合小戎爲羣臣所
乘蓋對元戎爲將帥所乘言之天子不必無小戎諸侯不必無
元戎也或謂天子曰元戎諸侯曰小戎誤矣首章言小戎二三
章卽言四牡言俴駟是小戎駕四之證王肅以小戎爲駕兩馬
誤矣五十人爲小戎自是齊制惠定宇疑周制以七十二人爲
大戎五十人爲小戎亦非也彰之爲說不一或以爲車後橫木

說文軫車後橫木也考工記車軫四尺鄭注軫車後橫木是也或以爲車四面木卽輿考工記加軫與轐焉鄭注軫輿也此詩正義曰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宋戴仲達亦曰軫車四面木是也今按軫兼二義始備考工記曰五分其軫間案言軫間則爲左右之衝曰軫方象地此四面通名軫之證也考工記曰弓長四尺謂之庇軫曰車軫四尺謂之一等又曰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古人登車必自車後此專指車後橫木言之也詩云倭收亦指輿後橫木言輿制軌高而軫下軌之末必屬於軫以爲固故軫謂之收又謂之枕方言軫謂之枕郭注車後橫木釋名枕橫也橫在前如臥牀之有枕也前當爲後字之譌釋名齊人謂車枕以前曰縮言局縮也奄冀曰育御者坐中執御育然也按以車枕以前爲御者所居則必以枕爲車後橫木矣

又謂之轉襄二十四年左傳皆踞轉而鼓琴傳遞曰轉當爲軫據許愼淮南子注軫轉也轉卽軫矣收也轉也軫也其本義皆謂車後橫木耳

五粲梁輈傳五五束也粲歷錄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瑞辰按說文粲車歷錄束文也又聾車軸束也軸束謂之聾輈束謂之粲二字聲義竝同故音義曰粲本又作聾玉篇亦曰聾亦作粲曲轂束也粲爲歷錄之合聲方言維車趙魏之間謂之轄轄車廣雅維車謂之厤鹿義竝與歷錄同考工記輈欲頎典注頎典堅刃貌鄭司農曰頎讀爲懇典讀爲殄剔車之轂率尺所一縛頎典似謂此也今按考工記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尺所一縛宜爲五縛正合詩五粲之制說文又曰轡

車衡三束也曲轅鞿縛直轅輦縛段玉裁曰車衡三束當作車
句衡五束故下文言轅不言衡曲轅鞿縛正詩所謂五梁梁輈
胡承珙曰墨子高臨篇說連弩車之法亦云以磨鹿卷收蓋皆
圍繞纏束之名

游環脅驅傅游環靭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愼駕具
所以止入也箋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脅
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釋文靭環本又作靳沈云舊
本皆作靳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左
傳云如驂之有靳靳居覺反無取於靭也瑞辰按下句陰靭始
言靭則傳上言靭環當從沈重作靳環爲正釋名游環在服馬
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前卻無定處也與毛傳云游在背

上合至說文云靳當膺也與鄭司農注巾車云纓謂當胸者合
既夕注云纓今馬鞅說文鞅頸靼也胡承珙曰靳纓鞅爲一物
蓋鞅壅服馬之頸所以負軛而上繫于衡其下則當服馬之胸
故謂之頸靼又謂之當膺其上有環可以貫驂馬之外轡以禁
其出驂馬之首齊服馬之胸胸上有靳故左傳王猛曰吾從子
如驂之靳其環又謂之游環者以其游動於服馬胸背之間而
能制驂馬之外出也轡以御馬靭以引車游環所以貫轡非以
貫靭正義云以環貫靭失之至脅具所該至廣說文鞁車脅具
也鞁車鞁具也鞁車具也鞍車具也鞍車具也字皆從革蓋
以皮爲之傳云慎駕具以止入而箋云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
之入蓋謂以一條皮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也據廣雅馬

鞅謂之脅則脅驅當卽左傳鞹鞃靭鞅靽之鞅然說文鞅頸靼也
釋名鞅嬰也喉下稱嬰言嬰絡之也說與廣雅異
陰靭鋚續傳陰揜軓也靭所以引也鋚白金也續靭也箋揜
軓在軾前垂靷上鋚白金飾續靭之環瑞辰按說文靭引軸
也靭蓋繫於軸上而見於軓前乃設環以續靭而以白金飾之
故詩云陰靭鋚續孔疏謂靭繫於陰版之上失之爾雅白金謂
之銀其美者謂之鐐說文鐐白金也車部輞下引詩菉以朁輞
古音天寮同部聲近菉鋚皆鐐之叚借故傳箋竝以鋚爲白金
廣雅白銅謂之鋚蓋古者銅亦通稱金也正義乃以白金名鐐
不名鋚因訓沃爲沃灌竝謂傳箋非訓鋚爲白金失之說文又
曰鋚白金也段玉裁謂說文本有鐐無鋚今鋚字乃淺人依毛

詩補入

文茵暢轂傳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瑞辰按說文虎虎文也
春秋楚鬬於菟字子文又彪虎文彪也彪虎文也方言虎江淮
南楚之間或謂之於檡於菟虎文貌後漢輿服志文虎伏軾皆
文茵爲虎皮之證說文無暢字有暢注云田不生也據廣雅暢
長也玉篇暢亦作暢是知暢卽暢字之隸變說文易字注一曰
長也暢从昜得聲故有長義

駕我騏馬傳騏騏文也左足白曰馬瑞辰按正義本作騏綦文
也今作騏文者从釋文本據說文騏馬青驪文如博綦也蓋謂
青與驪黑圓文相雜有如博棋則毛傳古當作綦文故說文本
以作訊至尸鳩其弁伊騏傳騏文也正義本不誤釋文又作

綦文蓋互誤爾雅釋畜馬後右足白驪左足白馬又曰騏上皆白惟馬惟語詞也是後左足白者名馬騏上皆白者亦名馬馬有二名正義引郭注曰馬騏上皆白爲惟馬後左腳白者直名馬其說非也又按玉篇驪馬縣足馬後左足白具二義詩以驪與騏對言自取後左足白無取縣足之義

溫其如玉箋念君子之性溫然如玉玉有五德正義引聘義君子比德于玉爲證瑞辰按聘義言玉之德有十與箋言五德不同又管子水地言玉有九德荀子正行言玉有七德說苑又云玉有六美皆非箋義所本惟說文云玉石之美有五德潤澤以溫仁之方也鰓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遠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忮絜之方也與箋

云五德合鄭君有駁許五經異義此說當卽本許君耳又按說文盩仁也从皿以食因也官溥說凡經傳言溫和溫柔者皆盩字之叚借若溫之本義則說文但以爲水名耳

在其板屋傳西戎板屋瑞辰按急就章板柞所產谷口斜顏師古注板木瓦也蓋卽詩所云板屋漢書地理志天水郡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故秦詩曰在其板屋水經注渭水云上邽故邽戎國也秦武公十年伐邽戎縣之舊天水郡治其鄉悉以板蓋屋詩所謂西戎板屋也邽戎卽西戎之一史記秦本紀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襄公時猶爲西戎之地故水經以邽戎板屋卽詩西戎板屋作詩時戎地未爲秦有正義引地理志而謂秦之西垂民亦板屋非詩意也史記秦本紀襄公十二

年伐戎而至岐卒匈奴傳又云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爲諸侯襄公蓋嘗兩伐西戎竹書紀年平王五年秦襄公帥師伐戎卒於師是史記所言襄公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也紀年幽王四年秦人伐西戎幽王四年正爲襄公元年此詩蓋因襄公元年伐西戎而作

亂我心曲箋心曲心之委曲也瑞辰按說文曲象器受物之形心之受事有如曲之受物故稱心曲猶水涯之受水處亦曰水曲也箋謂心之委曲失之據說文珊骫曲也則古委曲字自作珊耳

騏驈是中箋赤身黑鬣曰驈瑞辰按秦本紀言襄公用驈駒祀上帝是秦以驈爲上說文驈赤馬黑髦尾也驈即騮字之省

騮驪是驂傳黃馬黑喙曰騮瑞辰按爾雅釋畜白馬黑脣駐黑喙騮以騮承駐言之似騮爲白馬而黑喙者之稱郭注云今之淺黃色者爲騮馬說文騮黃馬黑喙義本毛傳據爾雅此節白馬黑鬣駱白馬黑脣駐皆各言白馬不以上統下則騮亦不承上白馬言以毛傳說文證之爾雅益本作黃馬黑喙騮今本脫黃馬二字耳焦循曰爾雅白馬黑脣駐釋文引孫炎本作寧言與牛同稱寧本黃牛黑脣之名爾雅白馬疑古作黃馬騮承寧言之故傳亦云黃馬也

龍盾之合傳龍盾畫龍其盾也瑞辰按龍厖蒙三字古聲近通用周官牧人凡外祭毀事用龍可也注故書龍作龐杜子春曰龐當爲龍考工記玉人上公用龍鄭司農亦云龍當作龍詩旄

邱狐裘蒙戎左傳作厖茸是其證也此詩龍盾蓋卽下章所謂
蒙伐箋以爲厖伐也作龍者段借字耳
鋈以觼軜傳軜驂內轡也箋鋈以觼軜軜之觼以白金爲飾也
軜繫於軾前瑞辰按說文軜驂馬內轡繫軾前者引詩渠以觼
軜義與毛鄭合又曰觼環之有舌者或作鐍服虔通俗文曰鈌
環曰鐍徐鍇曰言環形象玦通作鴃鴃亦鈌也
方何爲期箋方今以何時爲還期乎瑞辰按方之言將也方何
爲期猶云將何爲期也方將音近而義同箋今詩方將萬舞呂
覽愛士篇見埜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方亦將也將且也方
將猶連言且將也行葦詩方苞方體正義以方爲未至之辭是
亦訓方爲將也方爲方正之稱因借爲正盛之辭北山詩旅力
方剛節南山詩燎之方揚方皆爲正是也箋毛傳訓方爲四
方此箋及節南山天方薦瘥箋竝以方今釋方失之
淺駟孔羣傳淺駟四介馬也箋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
甲也釋文韓詩云駟馬不著甲曰淺駟瑞辰按韓詩說是也管
子參患篇曰甲不堅密與淺者同實將徒人與淺者同實注淺
謂無甲單衣者又云淺單也人雖衆無兵甲則與單人同也今
按人無甲謂之淺馬無甲亦謂之淺其義正同成二年左傳不
介馬而馳之正詩淺駟之謂竊疑毛傳本作淺駟不介馬也後
人譌爲四介馬也箋遂以淺淺申釋之耳近人騎無鞍馬曰踕
馬義與無甲曰淺正同踕卽淺音之轉淺又通幝考工記鮑人
則是以博爲幝也注鄭司農云幝讀爲蔚謂以廣爲狹也元謂

翦者如俴淺之俴說文幾讀若末殺之殺末殺通作末粲又作抹撥卽說文濺戔拭滅貌謂滅滅也馬融尚書傳淺納日注淺滅也俴義同戩訓滅故得爲駟馬不被甲之稱

矜矛鋟鐏傳矜三隅矛也鐏鐏也正義矜矛三隅矛有三角蓋相傳爲然也瑞辰按考工記廬人凡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蝎鄭注句兵戈戟屬刺兵矛屬說文刺直傷也是矛爲直刺之形不爲旁句釋名矛冒也刃下冒矜也冒矜亦直刺之象陳用之謂矛上銳而旁句誤矣釋名矛長丈八尺曰矟廣韻槍矟也是知古之矛卽今之槍今湖南苗民制竹槍呼曰矛子音譌如苗三隅者矛有三直刃卽今鉤連槍頭有三刃皆作銳形者矜通作仇釋名仇矛頭有三刃言可以討仇敵之矛也正義謂刃有三角角猶隅也刃

也矜酋聲相近考工記酋矛常有四尺酋矛蓋卽詩之矜矛矜借作酋猶遒借作勻與逑也鄭注以酋爲發聲失之又按曲禮鄭注云銳底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鏃取其鏃地是鐏鏃異物而說文云鏃矛戟柲下銅鐏柲下銅也蓋鐏與鐏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毛傳亦云鐏鐏也正義謂取類相明非訓爲鐏失之

蒙伐有苑傳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蒙厖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正義傳以蒙爲討箋轉討爲雜皆以義言之無正訓也瑞辰按蒙之訓討經傳無徵胡承珙曰討蓋翿字之段借古翿作翥凡字从冒聲者可借爲討說文敲周書以爲討是其類也翿爲翥羽故鄭以爲畫雜羽之文蒙覆與燾

覆同義故蒙訓翿借爲討也說文討治也段玉裁曰發其紛糾而治之曰討據此詩鄭箋訓討爲雜則討者亂也治討曰討猶治亂曰亂也今按二說義正可通古討與敲醜皆同聲討之言翿猶學記比物醜類醜本一作討也說文儔翳也从壽聲玉篇儔又大到切翳隱蔽也廣韻号韵儔隱也徒到切音義與翿纛同亦翿可叚作討之證胡又云易雜卦傳蒙雜而著是蒙有雜義儀禮鄉射記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注云此翿旌也糅者雜也又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注云今文糅爲絽據此知翿爲雜羽之名討與翿聲相近故箋申討爲雜釋討羽爲雜羽也伐釋文云本又作厥據說文厥盾也玉篇引詩正作厥是伐乃厥之叚借厥又作弗史記蘇秦傳革抉弗索隱曰弗與厥同是也又通作撥史記孔子世家矛戟劒撥索隱曰撥謂大楯是也

虎韔鏤膺傳虎虎皮也韔弓室也膺馬帶也瑞辰按古者兵器多包以虎皮虎皮一名皐注皐比虎皮正義引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其字或作建皐故服虔引以解此今按周之虎牢戰國時名成皐左傳伐東山皐落氏郎晁錯傳中周虎落此皐郎爲虎之證以虎皮爲弓室猶以虎皮包干戈名建皐也虎皮何以名皐比胡承珙曰虎一名於菟單言之曰菟郭璞方言注今江南山夷呼虎爲檡是也於菟或作於檡漢書敘傳注楚人謂虎爲於檡是也檡从睪聲說文睪讀若弧與菟音近故菟通作檡士喪禮注今文檡爲澤是檡又通澤古文澤作臯與皐形近皐俗作皐故爲皐也瑞辰按檡之通澤又爲皐猶澤門一作皐門皐門即爲虎門實皆菟字形聲之轉又鞹通作淖說文絑黃牛虎文與

菟爲虎文義近胡氏說可補正義之略故附
錄於此皮比古音近皐比卽皐皮之假借　韔爲藏弓之室因
名弓之藏亦爲韔故下云交韔二弓韔廣雅作韔云弓藏也釋
文云本亦作暢鄭風作罔皆韔之叚借鏤膺當从范處義嚴粲
說謂鏤飾弓室之膺弓以後爲膺則以前爲膺故弓室之前亦
爲膺耳詩上言虎韔下言交韔二弓不應中及馬帶故宜易傳
說

竹閉緄縢傳閉紲緄繩縢約也瑞辰按閉古通作鞸又作柲考
工記弓人辟如終紲鄭注紲弓鞸也弓有鞸者爲發弦時備頓
傷引詩竹鞸緄縢既夕記有柲鄭注柲弓檠也弛則縛之於弓
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引詩竹柲緄縢又曰古文柲作柴案占
从比从必之字音皆與閉相近柲之言輔弼也說文檠標也榜

所以輔弓弩也義正與柲同字當以柲爲正說文柲櫝也櫝積
竹杖鄭注考工記矛戟柄竹櫝柲蓋戈矛柄櫝竹相比輔爲之
而謂之柲弓檠以竹爲之用以輔弓弩亦謂之柲其義一也詩
作閉者音同段借鄭注周禮引詩作鞸注儀禮引詩作柲皆就
文易字其實一也正義謂閉一名鞸誤矣鞸音又轉爲檗與排
管子輕重甲篇曰彼十鈞之弩不得檗撥不能自正荀子性惡
篇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撥則不能自正檗與
排皆閉與柲音之轉猶毛詩有斐君子韓詩作有邶也考工記
恒角而短謻如終紲鄭注云紲弓鞸紲通作柲荀子非相篇曰
接人則用柲注云柲者檠柲也正弓弩之器也小雅角弓傳云
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是檠紲同器故傳以閉爲紲不取

紲系之義正義謂以繩紲之因名靼爲紲角弓疏以紲爲緤縢失之

載載載與正義我念我之君子則有寢則有興之勞瑞辰按再載古通用呂氏春秋順民篇文王載拜稽首當務篇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皆假載爲再文選曹子建應詔詩騑驂倦路再寢再興李善注引詩再寢再興蓋本三家詩今作毛詩者疑誤或李注就文易字亦載卽爲再之證

厭厭良人傳厭厭安靜也瑞辰按厭者歷之假借爾雅歷歷安也說文歷安也又通作愔愔列女傳引詩愔愔良人愔歷聲近而義同三倉愔愔性和也聲類愔和靜貌也廣韻愔靖也載芟厭厭其苗箋厭厭衆齊等也集韻作稹稹苗齊等也正與厭通作愔者相類湛露詩厭厭夜飲傳厭厭安也釋文及魏都賦注引韓詩愔愔和悅之皃則知列女傳愔愔良人亦韓詩說文有歷無愔段玉裁謂愔卽歷之或體

秩秩德音傳秩秩有知也瑞辰按說文秩積也段玉裁謂當作積皃蓋秩本積禾有次序之皃而德音之秩然有序亦謂之秩秩爾雅條條秩秩智也又曰秩清也假樂傳秩秩有常也義並相近

兼葭

在水一方傳一方難至矣箋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瑞辰按在水一方詩言伊人在其地有可求也下四句乃言逆求之則遠而難至順求之則近而易見非

以在水一方爲喻遠也方旁古通用一方卽一旁也隰崖皆水旁之名廣雅隰崖方也下章在水之湄在水之涘傳湄水隰也涘厓也卽上在水一方也說文夾中也又曰夾旁同意詩多以中爲謂水之旁非以中央連讀也

宛在水中央瑞辰按說文夾旁也與下二章水中沚同義若語詞水中央猶言水之旁也與下章沚址句不相類矣

如正義以中央二字連讀則與下章沚址句不相類矣

在水之湄傳湄水隰也瑞辰按釋名湄眉也臨水如眉近目也湄古借作麋巧言詩居河之麋傳云水草交謂之麋是也又遇作溦雨雅水草交爲湄又谷者溦釋文湄本或作溦說文溦小雨也是知雨雅溦卽湄之叚借胡承珙曰說文釋名湄義皆同

爾雅此傳獨以爲水隰者說文隰崖也崖高邊也下文道阻且躋躋爲升義故此以水隰見其高高

宛在水中坻傳坻小渚也瑞辰按爾雅小渚曰沚小沚曰泜而毛傳言坻小渚者沚與坻散文則通故說文亦曰坻小渚也坻通作墀與泜爾雅釋文坻本一作墀又作泜是也又作汊與渚說文坻或从水从又或从水者是也又作埁玉篇埁同坻是也坻爲水中小渚微高於水實非陵阪可比故詩云道阻且躋箋以難至如升阪釋之言逆流從之則難至如升阪順流從之則宛在水中坻不煩升躋也

道阻且右傳右出其右也箋右者言其迂迴瑞辰按爾雅水出其右正邱釋名作水出其右曰沚邱小渚之名沚者蓋與沚邱

同義亦有水出其右之象故傳知右謂出其右也水出其右則
沚已在左詩下言宛在水中沚上卽云道阻且右蓋言道流從
之則隨水出其右而難至順流從之則可自右而左至其沚也
周人尙左故箋以右爲迂迴胡承珙曰右逆而左順故禮皆祖
左請罪乃祖右吉禮交相左喪禮交相右此言道阻且右亦謂
逆禮則莫能以濟下文宛在水中沚則言順禮而求乃不在右
而在左矣正義謂言右取與涘沚爲韻失之

終南

序終南美襄公也瑞辰按史記秦本紀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
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卽有
其地與詩封魯之襄公于是始國又匈奴傳曰秦襄公救周於

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雒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
列爲諸侯正與序言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合或據史記文公始
取岐地以此詩爲美文公者妄也

有條有梅傳條稻梅柟也瑞辰按爾雅稻山榎郭注今之山楸
又曰柚條郭注似橙實酢生江南無條稻之訓毛傳訓條爲稻
者柚條爲南方之木非終南所有故不得以條爲柚彼聲旨聲
古同部通用淮南子墜形篇東方曰條風呂氏春秋有始覽作
滔風論語滔滔者鄭本作悠悠是其證也傳蓋以條爲稻字之
叚借故知條卽稻孫炎注爾雅稻山榎引詩有條有梅義正本
毛傳也爾雅梅柟爲毛傳所本說文梅柟也又曰某酸果也分
梅與某爲二是知酸果之梅以某爲正字作梅特叚借字耳梅

本栞之別名至說文梅字注又云可食或作楳段玉裁疑爲淺
人所改竊是也郭注爾雅梅栞云似杏實酢此則誤合栞與某
爲一矣

錦衣狐裘傳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箋諸侯狐裘錦衣以
裼之瑞辰按古者裼衣與裘色相稱此詩狐裘以玉藻譜之知
爲狐白裘則錦衣亦當從玉藻鄭注訓爲素錦玉藻君衣狐白
裘錦衣以裼之鄭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
可裼也又曰凡裼衣象裘色也疏云凡裼衣象裘色者狐白裘
用錦衣爲裼狐青裘用緇衣爲裼是皆裼衣與裘色相稱之證又按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褒元綃衣以裼之
麑裘青豻褒絞衣以裼之羔裘豹褒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

裼之元既爲綃衣則下言絞衣緇衣黃衣皆承上用綃可知是
知諸侯惟狐裘用錦以別於天子用綃說文綃生絲也錦襄邑
織文也綃與錦異其質不異其色玉藻云童子之節也緇布衣
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按有朱錦則有素錦矣鄭云
以素錦爲衣覆之正與狐白裘色相稱毛傳以錦衣爲采色正
義作采衣失之

顏如渥丹箋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瑞辰按邶風赫如渥
赭箋赭丹也此詩釋文引韓詩作沍云沍赭也沍與赭音義同
是知此詩毛本作渥赭故韓詩得通作沍箋顏色如厚漬之丹
亦以丹釋經赭字非必經原作丹也後人據箋以改經遂誤作
渥丹耳釋文云丹如字韓詩作沍則陸氏所見經本已誤

有紀有堂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瑞辰按上章言有條有
梅謂山有茂木以類求之紀當讀爲杞梓之杞堂當爲甘棠之
棠紀與堂皆叚借字左氏春秋桓二年杞侯來朝公穀並作紀
侯三年公會杞侯于郚公羊作紀侯吳夫槩奔楚爲棠谿氏定
五年左傳作堂谿是皆杞與紀堂與棠古得通借之證白帖終
南山類引詩正作有杞有棠蓋本三家詩王尚書經義述聞說
與予略同謂白帖所引蓋韓詩以唐時齊魯詩皆亡惟韓詩尚
存也

黼衣繡裳傳黑與青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瑞辰按爾雅釋言
黼黻彰也又曰衮黻也是論語而致美乎黻冕黻猶言衮冕
此詩黼衣繡裳猶九罭詩衮衣繡裳衮衣與黼衣皆通言章服

耳至傳黑與青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義本考工記此以黼與
繡對言專以顏色相次而異名與書言黼黻同爲作繡者義異
非以此黼衣爲九章之黼孫炎爾雅注乃謂刺繡爲己字相背
以青黑線繡合二者而一之誤矣正義言鄭於周禮之注差次
章色黼皆在裳言黼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亦誤合二
義爲一如以考工黼黻當章服之二則所云青與赤謂之文赤
與白謂之章又將何指且九章黼黻皆統於繡而考工繡與黼
黻對言固不得合爲一也

黃鳥

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箋三良
三善臣也謂奄息仲行鍼虎也從死自殺以從死瑞辰按文六

年左傳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與序言國人刺穆公合或據詩稱良人以爲三良妻作者妄也近武進胡文英作詩考補云經史事類載孅我良人入喪夫門疑此詩爲三良妻作良人卽善人也綢繆詩傳曰良人美稱也古者婦稱夫爲良人而不得以夫子君子專爲婦稱夫之名也漢書匡衡上疏曰秦伯貴信而民多從死應劭注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言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爲作也漢書敘傳旅人慕殉義過黃鳥劉德注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之從死是漢儒相傳三良自殺以從死與箋說同宋儒或謂秦康公生納之壙中誤矣

交交黃鳥傳交交小貌瑞辰按交交通作咬咬謂鳥聲也文選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咬咬黃鳥顧嚙弄音李善注引詩交交黃鳥又引古歌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音玉篇廣韻竝曰咬鳥聲毛詩作交交者卽借字耳又按注疏本章十二句是讀交交黃鳥爲句擊虞文章流別論曰詩有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類是也則古讀連下三字爲句

止于棘傳黃鳥以時往來得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箋黃鳥止于棘以求安止也此棘若不安則移與喻臣之事君亦然今穆公使臣從死刺其不得黃鳥止于棘之本意瑞辰按傳箋說皆非詩義詩蓋以黃鳥之止棘止桑止楚爲不得其所興三良之從死爲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黃鳥所宜止小雅黃鳥詩無集于桑是其證也又按詩刺三良從死而以止棘

止桑止楚爲喻者棘之言急也 素冠詩傳 桑之言喪也 文二年公羊傳 棘急也
虞主用桑何休注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物所以副孝子之心今按取其名謂桑今之名音近乎喪 楚之言痛楚也六書故楚亦名荆撫古人用物多取名於音近如柏之言迫桐之言痛竹之言蹙 白虎通 柏迫也桐痛也 著之言著 白虎通著之爲言著也久長意也 皆此類也

子車奄息傳奄息名瑞辰按方言奄息也楚揚謂之泄奄通作掩文選司馬相如上林賦枝乘七發注竝引方言掩息也廣雅亦云奄息也奄息二字同義故古人取以命名

百夫之特傳乃特百夫之德箋百夫之中最雄俊也瑞辰按柏舟詩實維我特傳特匹也此傳乃特百夫之德正訓特爲匹匹之言敵也當也猶云乃當百夫之德耳二章百夫之防傳防比也案此讀防如比方之方箋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正是申明傳義 三章百夫之禦傳禦當也均與首章訓特爲匹義近傳不言特匹者以其義已見柏舟傳也白虎通引禮別名記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此皆言才德可當五十百千等人與詩百夫之特同義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似亦取百人曰俊之義但云最雄俊則似訓特爲特立之特與傳義殊如易傳云方特立百夫之德則不辭矣正義合傳箋爲一殊誤又按百夫之特言其才德可當百人則下云人百其身謂願以百人之身代之言人百其身者倒文也箋云人皆百其身謂一身百死似非經義

殲我良人傳殲盡良善也瑞辰按爾雅殲盡也字通作殲說文

殲微盡也从亢鐵聲春秋經曰齊人殲于遂公羊作讖又通作
戕說文戕絕也古文讀若咸咸亦滅絕之義周書咸劉厥敵左
傳咸黜不端咸猶戕也
子車仲行傳仲行字也瑞辰按傳據古人五十以伯仲爲字又
晉狐突字伯行與仲行相類故獨以仲行爲字然奄息鍼虎皆
名則仲行亦名耳爾雅釋草仲無筍說文筍竹列也段玉裁曰
無者發聲也筍之言行也行列也仲無筍蓋謂竹有行列如伯
仲然今按筍通作桁亦可媚作行仲行或取竹爲名猶鍼虎取
獸爲名行卽桁字段借耳
子車鍼虎瑞辰按鍼虎無傳亦當爲名爾雅釋獸熊虎醜其子
狗絕有力麤本或作獉鍼當卽麤字之段借麤卽虎類故以鍼

虎爲名猶奄息二字同義也

晨風

鴥彼晨風傳鴥疾飛貌晨風鸇也瑞辰按說文鷐鷐風也鸇鷐
風也毛詩作晨鴈借字也韓詩外傳引詩鴥彼晨風是韓詩作
鷐鷐與鴥聲近通用說文鴥鸇飛皃引詩鴥彼鷐風廣韻鷐鳥
飛快也本華海賦鷐如驚鳧之失侶正以鷐爲疾飛皃鴥之通
鷐猶小雅謀猶回遹韓詩作回鴥水經注汶水一作滒水也
鬱彼北林傳鬱積也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往之駃疾
如晨風之飛入北林瑞辰按考工記鄭司農注窓讀爲宛彼北
林之宛葢本韓詩內則兎爲宛脾鄭注宛或作鬱是二字互通
宛古音讀蘊宛蘊鬱皆一聲之轉鬱之作宛猶毛詩蘊隆韓詩

作鬱隆檜風我心薀結小雅我心菀結義皆爲鬱結也說文鬱木叢生者毛詩作鬱爲正字菀柳傳菀茂木也桑柔傳菀茂皃宛菀皆鬱字之叚借也北林背明向陰有幽陰之象詩蓋以北林之來飛鷣喻人主之能招隱逸

忘我實多箋女忘我之事實多瑞辰按棄忘也多猶甚也忘我實多猶云棄我實甚序所云始棄其賢臣此也左傳君子不欲多上人卽君子不爲已甚也

隰有六駮傳駮如馬倨牙食虎豹瑞辰按釋文引草木疏曰駮馬木名梓榆也正義引陸璣疏曰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駮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其說是也駮與駁古通用崔豹古今注曰六駁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癬駮名六駁木又爾雅駁赤李是李之赤者亦得名駮錢大昕疑卽此詩之六駁

山有苞棣傳棣唐棣也正義釋木有唐棣常棣傳必以爲唐棣未詳聞也瑞辰按爾雅唐棣棣杪常棣棣杪也合以此傳棣唐棣常棣棣杪也是知毛傳與今本爾雅互易蓋作常棣杪唐棣棣疑毛公所見爾雅原作唐棣棣常棣杪說文杪常棣也棣白棣也爾雅疏引陸璣疏云常棣許愼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又有赤棣亦似白棣子正赤亦如郁李而小今按常棣旣爲白棣則唐棣爲赤棣可知郭注乃以唐棣爲今白杪似白楊誤矣

隰有樹檖傳檖赤羅也瑞辰按爾雅釋木曰檖羅檖說文作椋

羅也正義引陸璣疏云樕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樕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是樕卽山梨之小者而爾雅說文以爲羅毛傳言赤羅者羅與梨一聲之轉赤羅猶言紅梨耳爾雅釋木又云梨山櫰釋文櫰本作離離與羅亦一聲之轉又按方言樹植立也樹樕蓋植立者故對苞爲叢生言之

無衣

與子同袍傳袍襺也瑞辰按玉藻纊爲繭縕爲袍鄭注纊新緜也縕今之纊及故絮也說文袍襺也襺袍衣也以絮曰襺以縕曰袍又曰纊絮也縕枲也枲亂泉也許以絲絮爲纊不分新舊縕爲亂麻與鄭注異散言之則袍襺可通稱對文則袍與襺異故爾雅及毛傳竝曰袍襺也今按袍對襺言以纊縕爲別此詩袍對澤言則當以內外長短爲別釋名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苞內衣也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胷背言羞鄙于袒而衣此耳方言褒明謂之袍玉篇袍長襦也是包於外而長者爲袍衣於內而短者爲澤此詩同袍正當从玉篇長襦之訓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箋襗褻衣近汗垢瑞辰按釋名汗衣近身受汗汗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據釋文澤如字說文作襗足證毛鄭本皆作澤今本箋作襗者誤也傳云潤澤益與釋名受汗澤同義正義泛以潤澤釋之亦誤至襗爲短襦袴爲脛衣二者不同而說文云襗袴也是也襗袴猶云襦袴連類及之非卽以襗爲袴也毛詩稽古編

遂謂說文以禕爲袆與箋不同誤矣至說文祖日日所常衣非
卽短褕或謂左傳祖服卽禕亦非

渭陽

瓊瑰玉佩傳瓊瑰石而次玉瑞辰按瓊瑰蓋璿瑰之譌說文瓊
赤玉也段玉裁謂赤玉璿美玉也二義不同篆文瓊作瓊璿作璇
形近易譌說文璿字注引春秋傳璿弁玉纓今左傳譌作瓊弁
其證一也古璿字或作旋璿譌爲瓊今本說文因誤以旋篆厠
瓊字之下據文選陶徵士誄璿玉致美李善注引說文云旋亦
璿字是知說文旋字本厠璿下今誤厠瓊下其證二也旋又通
璇山海經大荒西經西王母之山有璇瑰瑤碧郭注璇瑰亦玉
名而文選江賦洛神賦李善注玉篇廣韻引山海經竝作璿瑰
大荒北經亦言璿瑰瑤碧是知璇瑰皆璿瑰之異文非瓊瑰也
其證三也穆天子傳重璠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郭注璿瑰玉
名引左傳贈我以璿瑰卽成十七年左傳聲伯夢或與己瓊瑰
也是知左傳瓊瑰亦璿瑰之譌其證四也經傳瓊弁瓊瑰字皆
當爲璿故知此詩瓊瑰亦璿瑰之譌字林瑰石珠也穆天子傳
春山之阜有璿珠璿珠亦璿瑰之屬璿爲美玉不嫌與玉佩竝
言猶書璿璣玉衡左傳璿弁玉纓不嫌璿玉對舉也專云石而
次玉者蓋以對玉佩言宜爲美石耳據莊子外篇積石爲樹名
曰瓊枝是瓊爲玉石通稱毛公作傳時或已譌璿爲瓊故以爲
石而次玉若璿爲美玉古未有以爲石者也又按衞風木瓜傳
瓊玉之美者與說文訓璿爲美玉合且玖爲石次玉黑色者與

瓊爲赤玉不相貫瓊瑤瓊琚瓊玖瓊皆當璿字之譌

權輿

於我乎夏屋渠渠傳夏大也箋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瑞辰按爾雅釋言握具也李巡本作崛釋名崛屋也郭注謂備具箋本爾雅以夏屋爲禮食大具其說是也周官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又王巡守殷國令百官百牲皆具又凡行人宰使皆有飧饔餼注曰宰主具賈疏案聘禮曰史讀書宰執書告備具于君又掌餼具故公食大夫禮宰夫具餼于房是掌具也是古者燕饗及公食大夫禮皆有掌具之官箋訓屋爲具正與禮合大具卽史記范雎傳所云范雎大供具也古者陳食或稱具或稱餼說文饔具食也或作餼又曰窴具也具其置也廣雅餼具也論語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餼劉台拱曰年幼者爲弟子年長者爲先生皆謂人子也餼具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供具之長者供具卽內則所云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也鄭注內則正訓具爲餼是具卽餼也夏屋爲大具猶論語言盛餼國語言侻飯也廣雅渠渠盛也夏屋渠渠正狀其禮食大具之盛箋訓爲勤勤失之王肅以屋爲居室惠周惕戴震竝以夏屋猶言大房皆不若箋訓大具爲確

于嗟乎不承權輿傳承繼也權輿始也瑞辰按爾雅權輿始也乎通作胡猶論語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三國志杜恕傳引作怨何不以也郭注引詩胡不承權輿乎與胡一聲之轉然此詩以

于嗟乎絕句與下句權輿爲韻猶駱虞詩以于嗟乎與駱虞爲
韻三家詩或讀吁嗟絕句不若毛詩爲善抑或郭璞所見毛詩
本原作于嗟乎胡不承權輿下句多一胡字詞義更婉又按權
輿卽薩滿之段借爾雅釋草葭華蒹菼乾其萌薩滿孕蔓華
榮郭注讀其萌薩爲句而以滿孕連讀據說文夢灌渝讀若萌
則以灌渝二字連讀夢卽萌也灌渝卽薩滿也亦卽權輿薩滿
本蒹葭始生之稱因而凡草之始生通曰權輿大戴禮孟春百
草權輿是也因而人之始事亦曰權輿此詩胡不承權輿是也
又逸周書周月解云是謂日月權輿則日月之始通名權輿皆
以權輿二字連文或謂造衡始權造車始輿未免望文生義矣
又按說文苶草之皇榮也讀亦與郭異均當以許讀爲正

每食四簋傳四簋黍稷稻粱瑞辰按古者簋盛黍稷簠盛稻粱
傳知四簋爲黍稷稻粱者先大夫曰玉藻朔月四簋亦謂黍稷
稻粱故知詩四簋非專言黍稷耳謹案玉藻云少牢五俎四簋
是四簋爲食大夫之禮易言二簋可用亭者蓋士禮也簋與簠
對文則異散文則通詩云每食四簋又曰陳饋八簋蓋皆言簋
以該簠正義謂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失其義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二十七終

長沙王先愼
善化劉鈇校

毛詩傳箋通釋十三

桐城馬瑞辰元伯著

陳

總論

陳以大姬好巫而民俗化之巫覡競于歌舞男女雜于遊觀巫風盛行則淫風必熾是故陳風首以宛邱東門之枌言民俗之好巫也終以澤陂刺民俗之好淫也化于下者實啟於上此月出株林所以先澤陂而作也先儒多言詩亡于陳靈而後春秋作案詩亡非無詩也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予同年友宋翔鳳曰迹當爲辺字之譌其說是也古者天子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後天子雖不巡守方國猶有采

詩之官說文迈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讀與記同此卽孟子所謂王者之迈也蓋自遒人之官不設則下情不上通無由觀風俗知得失而詩教遂亡此文中子所謂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如謂陳靈以後世遂無作詩者豈通論哉

宛丘

序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瑞辰按樂記言陳風好巫漢書匡衡傳陳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引詩坎其擊鼓爲證又地里志曰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好巫鬼者也詩稱擊鼓於宛丘之上婆娑於枌栩之下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匡衡治齊詩班固言三家詩魯爲最近蓋齊魯詩皆以宛丘東門之枌二詩爲民俗事巫之事鄭君詩譜曰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其說亦本三家詩而箋詩仍從毛傳今案周官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則舞雩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袌舞形是古者巫覡用舞之證此詩擊鼓缶舞鷺羽正事巫歌舞之事非泛言遊蕩也當从民俗事巫說爲正

子之湯兮傳湯蕩也瑞辰按湯蕩古通用楚詞王逸注蕩猶蕩蕩無思慮貌也引詩曰子之蕩兮皆當爲愓之叚借方言婬愓遊也江沅之間謂戲爲婬或謂之愓說文愓放也廣雅愓戲也是遊愓本字又通作慆說文慆放也華嚴經音義以慆爲愓古

文

宛邱之上兮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正義釋邱云宛中宛邱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爲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宛邱謂中央隆峻狀如一邱矣爲邱之宛中中央高峻與此傳正反案爾雅上文備說邱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邱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故李巡孫炎皆云中央下取此傳爲說瑞辰按元和郡縣志宛邱縣南三里爾雅陳有宛邱又邱上有邱爲宛邱注四方高中央下曰宛所引注蓋李巡孫炎注也釋名中央下曰宛邱邵晉涵爾雅正義有邱宛如偃器也案宛之言椀其形如仰盂然故釋名謂如偃器偃卽仰也廣雅偃仰也普語簷簾不可使俛韋注簷簾偃人卽仰人也參同契曰男生而伏女偃其軀偃對伏言義亦爲仰是

皆偃仰同義之證既如仰器則其形爲四方高中央下矣又說文宛屈草自覆也屈曲義近焦循曰凡从宛之字皆有曲義馬屈足爲跼貌委曲爲婉婉爲目深謂目上下高中深正與宛邱同今按說文曲篆作凹象器曲受物之形爲外高而中下郭璞謂中央高者蓋誤會爾雅釋山宛中隆及釋邱邱上有邱爲宛邱之義今案方言宛蓄也郭璞葬書言宛而中蓄正合爾雅宛中隆之義蓋四方隆起則中央低下如有所宛蓄者然隆爲四方隆非謂中央隆也說文邱字注一曰四方高中央下曰邱是邱之形本爲外高而中下爾雅云邱中有邱者亦謂上下兩邱皆中央高宛下耳非謂中央高也郭璞謂宛邱中央高又以爾雅邱背有邱爲負邱卽宛邱俱誤

而無望兮箋其威儀無可觀望而則傚瑞辰按望謂望祀望衍無望猶左傳不郊亦無望也周官司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鄭注望祀謂有牲粢盛者衍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又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鄭注弭讀爲敉招敉皆有祀衍之禮是古者巫之降神必有望祭詩刺陳風好巫隨時爲之以巫爲戲初無望祀望衍之禮故曰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值其鷺羽傳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爲翳箋翳舞者所持以指麾瑞辰按說文雩或从羽雩羽舞也鷺羽益即羽舞亦巫呼雩用羽舞之謂

東門之枌

序東門之枌刺亂也瑞辰按王符潛夫論曰詩刺不績其麻市

也婆娑今本市作女誤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漢書地理志引此詩首章師古注亦言于枌栩之下歌舞以娛神則此詩正言事巫之事其說蓋本三家詩

穀旦于差傳穀善也箋旦明于曰差擇也朝日善明曰相擇矣釋文旦本亦作且王七也反荷且也徐子餘反差王音嗟韓詩作嗟瑞辰按旦王本作且差當從韓詩及王本作嗟嗟說文作善云善嗟也又云于於也象气之舒于又訏字注一曰訏善嗟又通作吁爾雅嗟咨吁也玉篇吁憂歎也古吁與訏多淆作于嗟與善多淆作差易大壯之嗟釋文嗟荀本作差是也此詩于差即吁嗟與雲漢詩先祖于摧箋讀爲吁嗟正同周官女巫旱暵則舞雩月令大雩帝鄭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又鄭志答林

碩難曰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呼嗟猶吁嗟也古者巫之事神必吁嗟以請詩刺陳風好巫故曰穀且于差且爲句中助詞穀且吁嗟猶言善吁嗟也鄭本且作旦乃形近之誤下章義同

穀旦于逝傳逝往也瑞辰按于逝猶吁嗟也逝噬古通用秋杜有適我韓詩作逝噬音近舒史記陳筮郎戰國策之田苯釋名鳴舒也說文鳴字注引孔子曰鳴呼呼也于逝猶盱呼亦巫歌呼以事神耳

越以鼓邁傳鼓數邁行也箋越於鼓總也於是以總行欲男女合行瑞辰按正義引王肅云鼓數績麻之縷也據漢書王莽傳十縷布二匹孟康注縷八十縷也說文作稷云布之八十縷爲稷及稷字之叚借然上章既言不績其麻則下章不得言以麻鼓而行胡承珙曰毛意訓鼓爲數蓋讀爲數罟之數罟風九罭傳緵罟小雅魚麗傳作數罟知緵有數義數者促數爲攢湊總會之意故商頌鼓假傳又云鼓總中庸引作奏假奏猶湊也會聚之義然則傳云鼓數邁行者謂男女促數會聚而行箋云鼓總申毛非易毛也玉篇緵數也引詩越以緵邁蓋本三家詩从彳作緵必非麻縷可知今按胡說是也據下文視爾如荍貽我握椒爲男女相說之詞則鼓邁自从箋訓總行爲允

貽我握椒傳椒芬香也瑞辰按椒亦巫用以事神者離騷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注椒香物所以降神是也詩言貽我者蓋事神畢因相贈貽耳

衡門

可以棲遲傳棲遲遊息也瑞辰按棲遲疊韻字說文犀犀遲也據玉篇犀今作栖說文遲籀文作遲是犀遲卽棲遲也說文以棲爲西之或體故嚴發碑作西遲衡門蔡邕焦君贊作栖遲偃息說文遲或从尸尸卽古夷字故婁壽碑作徲徠衡門孔彪碑亦曰餘暇徲徠遲又作迟甘泉賦靈遲巳兮文選作迟李翊碑遲任作迟任集韻引尚書棲遲不就棲迟亦棲遲也隸釋繁陽令楊君碑徲徠樂志遲又作徥

泌之洋洋傳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瑞辰按說文泌俠流也文選魏都賦李善注引作水駃流也郝風毖彼泉水傳泉水始出毖然流也毖卽泌之段借蓋泌本泉水疾流之皃因名其泉水爲泌矣廣雅邱上有木爲柲邱疏證曰蔡邕郭林宗碑棲遲泌邱又周巨勝碑洋洋泌邱于以逍遙束晳元居釋云學旣積而身困夫何爲乎泌邱以泌爲邱名與毛傳異蓋本三家詩今按蔡邕所書石經爲魯詩則泌邱蓋魯詩之說古者邱下多有水釋名水出其前曰阯邱水出其後曰阻邱水出其右曰沚邱水出其左曰營邱是也詩言泌之洋洋爲水流皃蔡邕兩碑字皆作泌从水竊疑廣雅原作邱下有水爲泌邱後譌爲邱上有木因改泌邱爲柲邱耳

可以樂饑傳樂饑可以樂道忘饑箋泌水之流洋洋然饑者見之可飲以療饑瑞辰按韓詩外傳列女傳文選李注太平御覽五十八引詩並作可以療饑療治也或作療

是知鄭箋瘵饑實本韓詩而於經字則仍作樂沈重云舊皆作
樂字是也釋文正義皆云鄭本作瘵誤
豈其取妻必齊之姜箋何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而
已瑞辰按說文古文妻从肖女肖古文賢字是古者妻必貴女
故字取貴女會意此詩正反其義以取興

東門之池

東門之池傳池城池也瑞辰按古者有城必有池孟子鑿斯池
也築斯城也是也池皆設于城外所以護城水經穎水注言陳
城之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
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元和
郡縣志陳州東門池在州城東門內道南詩陳風東門之池可
以漚麻卽此也太平寰宇記亦曰宛邱縣有東門池在縣城東
北角此蓋後人因詩詠東門之池因於陳之東門內鑿池以附
合之非毛傳城池之謂矣
可以漚麻傳漚柔也箋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興者喻
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瑞辰按說文漬漚也漚久漬也考
工記鄭注漚漸也此傳訓爲柔者柔當讀同生民詩或簸或蹂
之蹂箋蹂之言潤也簸之又潤溼之廣雅潤漸漚並訓爲漬是
知柔亦漬也故箋云於池中柔麻以柔麻卽漚麻正義乃云漚
柔者謂漸漬使之柔韌失傳恉矣
可與晤歌傳晤遇也箋晤猶對也正義釋言云遇偶也然則傳
以晤爲遇亦爲對偶之義瑞辰說文寤寐覺而有言曰寤晤與

瘖通列女傳引詩作可與瘖言是其證也瘖借作晤猶邶風瘖
辟有摽說文引詩亦引作晤耳說文晤覺也此詩晤歌晤語晤
言卽考槃詩瘖歌瘖言彼係獨處此言與人若如此傳箋訓遇
訓對則考槃詩上言獨寐下不得言瘖歌瘖言矣

東門之楊

其葉牂牂傳牂牂然盛貌瑞辰按牂牂當爲將將之段借古文
將作肼說文肼扶也玉篇肼以肼爲將之古文肼將形近又並从月聲故二字互借
內則炮取豚若將注將當爲牂此詩其葉牂牂
據易林革之大有云南山之楊華葉將將廣雅鏘鏘盛也鏘與
將通則知牂牂當爲將將此將借爲牂也爾雅方言並云將大
也大盛義近故將將得爲盛皃廣雅藏藏茂也藏藏亦將將之

段借

明星煌煌箋女留他色不冝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瑞辰按明
星謂啟明之星非泛言大星也小雅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傳曰
旦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旣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史記天官
書太白出東方庳近日曰明星高遠日曰大囂是啟明一名明
星之證明星煌煌謂天且明而不至也鄭風明星有爛亦謂啟
明舊皆泛言大星失之

其葉肺肺傳肺肺猶牂牂也瑞辰按說文朱艸木盛朱朱然讀
若輩廣雅芾芾茂也此詩其葉肺肺大雅茫菽旆旆小雅萑葦
淠淠廣雅淠淠茂也並當爲朱朱之段借

明星晢晢傳晢晢猶煌煌也瑞辰按晢與晰同字說文晢昭晢

明也引禮曰晢明行事今儀禮禮記並作質明廣雅晰晰明也
玉篇晰明也晢喇並同上

墓門

墓門有棘傳墓門墓道之門瑞辰按天問王逸注曰晉大夫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瑞辰按傳箋義本相承朱子集傳云誰昔猶言曩昔其說是也曩誰一聲之轉爾雅曩誰也北門王尚書曰襄三十年左傳晨自墓門之瀆入杜注墓門鄭城門墓門葢亦陳之城門若魯有鹿門齊亦有鹿門齊有揚門宋亦有揚門其說是也傳以爲墓道之門失之

誰昔然矣傳昔久也箋誰昔昔也瑞辰按傳箋義本相承朱子集傳云誰昔猶言曩昔其說是也曩誰一聲之轉爾雅曩誰也曩字本作曏又作嚮說文曏誰也又曰嚮詞也引虞書曰曏咨

今經典通作曩禮記檀弓曰予曩昔之夜鄭注曩發聲也曩轉爲誰皆語詞故箋以誰昔卽爲昔也曩昔或作曩文選盧諶贈劉琨詩借曰如昨忽爲曩昔爲久曩亦久也爾雅曩昔對今言故訓爲久至經傳多借昔爲夕如詩樂酒今夕楚詞王注引作樂酒今昔之類然非此詩誰昔之義如以誰昔爲夕則禮記曩昔之夜既言夕又言夜爲不詞矣段玉裁疑傳久字當爲夕字之譌失之

墓門有梅傳梅柟也瑞辰按前章言棘後章言梅一木美惡大小不相類非詩取興之恉考楚詞天問曰何繁鳥萃棘而負子肆情王逸注云晉大夫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其說葢本三家詩是知二章墓門有梅

三家詩原作墓門有棘與首章同又列女傳引詩雖作墓門有棘有鴞萃止然據下文大夫曰其棘則有其鴞安在則知上文引詩原作墓門有棘故曰其棘則有今本作棘者特後人據毛詩改耳毛詩作梅亦當爲形近之譌古梅杏之梅作某古文作楳楳見玉篇與棘形相近蓋棘譌作楳因作某又轉寫作楳與梅毛公作傳時已誤因隨其文訓之耳

有鴞萃止傳鴞惡聲之鳥也正義鴞惡聲之鳥一名鵂與梟一名鴟此文有脫誤校勘記曰當作與梟異梟一名鵂是也鵂卽云爲梟爲鴟是也俗說以爲鴞卽土梟非也瑞辰按鴞非卽鴟梟正義已辨之矣至以鴞爲服其說見史記及巴蜀異物志荊州記史記賈誼傳楚人命有鳥小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又荊州記巫縣有鳥如雌雞其名爲鴞楚人謂之服但考

漢書賈誼傳云服似鴞則不以鴞卽爲服周官蜡氏掌覆天鳥之巢注天鳥惡鳴之鳥若鴞鴟賈疏鴞之與鴟二鳥俱是夜爲惡鳴者也是亦分鴞與服爲二鴞蓋似服而非卽服也據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王逸注引詩有鴞萃止爲證廣雅作鷖云鷖鳥鴞也則鴞卽繁而非鵬矣繁通作蕃山海經北山經涿光之山其鳥多蕃郭注或曰卽鴞是也鴞之言呼號也繁之言繁鴟也蓋皆狀其惡聲因以命名至其形說者不一有謂似鳩者正義引陸璣疏鴞大如班鳩綠色西山經白於之山其鳥多鴞郭注鴞似鳩而青色司馬彪莊子鴞炙注小鳩可炙是也有謂似鵲者索隱引鄧展云似鵲而大又引荊州巫縣有鳥如雌雞其名爲鴞是也西山經黃山有鳥其狀如鴞名曰鸚鵡以鸚鵡

爲似鴞則與鴞似雌雞說亦相類蓋鴞之類大小不同要其爲惡聲則同詩蓋以鴞之惡聲預知人禍以興諫者之苦言逆耳足規君過耳

歌以訊之傳訊告也釋文訊又作誶徐息悴反告也韓詩訊諫也瑞辰按廣韻引詩歌以誶止廣雅誶諫也疏證曰訊字古讀若誶故經傳二字通用或以訊爲誶之今按毛韓詩作訊皆以訊爲誶之段借王逸楚辭章句引詩誶予不顧則齊魯詩必有用本字作誶者也列女傳引詩歌以訊止與廣韻引詩作止正同詩以二止字相應爲語辭猶上章以三之字相應也今作訊之者以形近而譌

防有鵲巢

序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瑞辰按春秋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太子御寇史記陳世家曰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御寇宣公信讒之事惟見於此竊謂此詩正言太子被讒之事召南以鵲巢喻人君之有國家此詩以鵲巢喻太子之應得國其義一也鵲巢宜於林木今言防有鵲巢則非鵲巢之所矣賈誼策言人君之尊如堂詩以有巢喻太子言人主恃太子以爲衛猶堂階恃令適以爲固也有巢宜於堂階今言中堂有巢則非置巢之區矣旨茗郎陵茗宜生下濕旨鷷蓋亦相類今言邛有皆非其所應有詩蓋喻支庶宜在下位今反上僭又以證讒言之不可信耳范逸齋補傳云防邛高邛之地必無茗鷷堂塗之間人所埽除必無氓甓其說與于略同以止水必無鵲巢

防有鵲巢傳防邑也瑞辰按此章防與邛對言猶下章中唐與
邛對言邛爲邑名則防宜讀如隄防之防不得以爲邑名鵲巢
宜於林木今言防有非其所應有也不應有而以爲有所以爲
讒言也詩之取興與采苓同義至說文邛地名在濟陰後漢郡
國志注引博物記曰邛地在陳國陳縣北防亭在焉此蓋後人
因詩附會不足取以證詩

邛有旨苕傳邛丘也苕草也瑞辰按爾雅苕陵苕詩苕之華正
義引陸璣疏云苕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
紫艸華可染皂煑以沐髮即黑是苕生於下濕今詩言邛有者
亦以喻讒言之不可信箋云邛之有美苕處勢自然失之又按
古葦芳字多段作苕幽風傳荼葦苕也苕以苕爲芳之段借尤
非邛所應有二章邛有旨鵫亦當爲下濕所生之艸但經傳無
可考耳

誰侜予美傳侜張誑也瑞辰按傳本爾雅侜張與譸張通郭注
爾雅引書曰無或侜張爲幻今書作譸侜卽譸之段借字也說
文侜有廱蔽也引詩誰侜予美誑與廱蔽義正相成蓋本三家
詩侜之訓廱蔽猶說文訓譸爲翳也其字通作侏楊雄三老箴
姦宄侏張卽侜張也又作侷見爾雅釋文又作侜劉琨詩自頃
侜張皆音同假借字也美韓詩作娓云娓美也案說文美甘也
媄女好也是美好之字正作媄今經典通用美周官作嬪蓋古
文嬪从微消微尾古通用故媄又借作娓猶微生一作尾生也
說文娓順也
此娓之本義

中唐有甓傳中中庭唐堂塗也甓令適也瑞辰按爾雅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據逸周書作雒解堤唐山牖孔晁注唐中庭道也文選注引如淳曰唐庭也是唐爲廟中路又爲中庭道名與堂塗名陳者異傳既以中爲中庭又以唐爲堂塗是誤合唐陳爲一也考工記匠人堂涂十有二分鄭注謂階前若今令甓裁也分其督旁之脩以一分爲峻也賈疏云名中央爲督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取一寸於中中央爲峻邵晉涵曰蓋甓以甎甋中央稍高起也今按釋文裁音階裁與陛通說文陛階也古惟內朝有堂有堂斯有階有階斯有甓其外朝治朝皆平地爲廷無堂斯無階無階斯無甓詩言中唐有甓正設爲似有實無之辭以見讒言之不可信也令適即甓之合聲爾雅瓴甋謂之甓郭注甋甎也今江東呼瓴甓說文甓令甓也又曰甃令適也甓適甃三字同韻故通用廣雅瓴甓甋甎也通俗文狹長者謂之甋甎據吳語韋昭注員曰困方曰鹿則甋甎蓋甎之長方者耳甓字又通作壁尚書大傳周傳牧誓篇云不愛人者及其骨餘鄭注骨餘里落之壁骨爲胥字之譌說苑作餘胥趙氏坦曰或引尚書大傳作儲胥長安志圖漢瓦有曰儲胥未央古人謂瓦爲儲胥鄭注以爲壁者壁即甓也甓爲磚亦得爲瓦稱

邛有旨鷊傳鷊綏艸也瑞辰按爾雅鷊綏說文鷊綏艸也引詩邛有旨鷊作鷊及鷊者段借字也

月出

佼人僚兮傳僚好貌釋文佼字又作姣僚本作嫽瑞辰按方言說文竝曰姣好也是佼爲姣之叚借說文僚好貌嫽女字也方言嫽好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一切經音義卷九竝引詩姣人嫽兮是僚本又作嫽之證

舒窈糾兮傳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瑞辰按窈糾猶窈窕皆疊韻與下懮受夭紹同爲形容美好之詞非舒遲之義舒者嗟之叚音噬通作逝又作舍杕杜詩噬肯適我韓詩作逝此噬逝通用之證也春秋陳乞弑其君荼公羊作舍史記作篋此荼篋舍通用之證也王藻荼前詘後直注讀如舒遲之舒史記年表荊荼是徵郎詩荊舒則又舒荼同音之證舒者發聲字猶逝爲語詞也又與虛同音通用爾雅虛間也虛郎舒也舒窈糾兮言窈糾也舒懮受兮言懮受也舒夭紹兮言夭紹也猶之曰月詩逝不古處言不古處也碩鼠詩逝將去女言將去女也杕杜詩噬肯適我言肯適我也桑柔詩逝不以濯言不以濯也逝皆發聲不爲義也以舒舍同音推之因知孟子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舍亦發聲言許子何不爲陶冶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也舊訓舍爲止或謂作陶冶之處竝失其義舍猶舒也說文又曰余語之舒也余从八舍省聲亦舍舒同類之證傳訓舒爲舒遲因以窈糾懮受天紹爲舒之恣益失之矣

勞心悄兮傳悄憂也瑞辰按高誘淮南子精神篇注勞憂也凡詩言勞心皆憂心勞心悄兮猶言憂心悄悄也

月出皓兮瑞辰按皓者皓之俗爾雅皓光也說文皓日出皃字通顯三倉皓古文顯說文顯白皃引楚詞天白顯顯聲類顯白首皃也詩以皓形容月色之白又作暤廣雅暤暤白也

佼人燎兮釋文燎本又作劉好貌坤蒼作嬲嬲妖也瑞辰按羣經音辨引詩正作劉劉與劉皆嬲之叚借玉篇嬲姣嬲也卽取詩義廣韻嬲美好埤蒼訓妖妖亦好也

舒夭紹兮瑞辰按文選西京賦要紹脩態注要紹謂嬋娟作姿容也又南都賦要紹便娟胡承珙曰諸言要紹者皆與夭紹同

勞心慘兮釋文慘七感反憂也瑞辰按陳第及顧炎武戴震竝謂慘當作懆吳棫謂入分叟多寫作叅因此致誤又或謂魏晉間避曹氏諱故叟多作叅孔廣森曰省豪爲侵覃之陰聲故慘轉爲懆猶儀禮禫服或爲導說文囧古文酉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今按孔說是也檀弓鄭注繆讀如綃說文訬讀若鐃皆宵豪及侵覃音轉之證說文懆愁不安也爾雅廣雅竝曰慘憂也慘雅又曰慘操也是字之从叟从叅者聲近而義亦同釋詩者當曰慘讀若懆轉其音不必易其字也釋文於北山詩或慘慘劬勞云字亦作懆於白華詩念子懆懆云亦作慘慘至此詩及正月詩憂心慘慘抑詩我心慘慘釋文不曰本作懆則古本皆作慘字初無異本可知張參五經文字云懆千到反見詩不著何篇葢仍指白華詩念子懆懆耳或謂此詩慘字張參五經文字作懆失之

株林

朋爲乎株林傳株林夏氏邑也瑞辰按株爲邑名林則野之別稱劉昭續郡國志曰陳有株邑蓋朱襄之地路史朱襄氏都于朱注朱或作株是株爲邑名故二章朝食于株得單言株也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野與林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株林猶株野也傳云株林夏氏邑者隨文連言之猶言泥中中露邑名兩中字皆連類及之耳非以林爲邑名

從夏南傳夏南夏徵舒也箋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佚之行瑞辰按王符曰夏氏陳公族詩稱夏氏正外傳責其瀆姓之意不言夏姬言夏南者上二句詩人故設爲問辭若不知其淫於夏姬者以爲從夏南遊耳下二句當連讀謂其非適株林從夏南也言外見其實淫於夏姬此詩人立言之妙鄭箋以爲詆拒之辭失之又按詩以南與林爲韻唐石經作從夏南姬則不與林韻且夏姬爲夏南之母若稱夏南姬則不辭蓋後人因箋云從夏氏子南之母遂妄增姬字耳又正義本南下有兮字今無兮字說从定本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傳大夫乘駒箋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君乘馬乘君乘駒變易車乘以至株林或說舍焉或朝食焉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駒瑞辰按隱元年公羊何休注曰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大夫士皆曰駒高六尺以上此詩乘馬指陳靈乘駒指孔甯儀行父故傳以大夫

乘駒釋之玉肅云陳大夫孔甯儀行父與君淫於夏氏是也箋以乘馬乘駒皆指國君不若傳以乘駒指大夫爲確駒釋文本作驕音駒引沈重曰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釋文維駒本亦作驕說文馬高六尺爲驕引詩我馬維驕漢廣傳五尺以上曰駒此詩箋馬六尺以下曰駒以說文及釋文引沈重說證之駒皆當作驕驕與駒雙聲古音蓋讀驕如駒因叚借作駒耳公羊注駒高五尺以上駒亦驕也周官校人鄭司農注及說文竝云馬二歲曰駒據淮南子脩務篇馬之爲草駒之時高注馬五尺以下曰駒是駒乃小馬未可駕者猶在五尺以下後人譌下爲上遂與五尺以上之驕相混而不知駒實驕之叚借字也

澤陂

有蒲與荷傳荷芙葉也箋芙蕖之莖曰荷瑞辰按爾雅荷芙葉其莖茄說文茄夫蕖莖淮南子高誘注荷水菜夫渠也其莖曰茄是茄爲荷莖之定名箋訓荷爲莖而不曰荷當爲茄者荷茄古同音荷之言茄也茄通作荷猶爾雅陵莫大於加陵卽春秋成十七年之柯陵也據正義引爾雅樊光注引詩有蕭與茄疑三家詩本有作茄者鄭君因以毛詩荷爲茄之叚借故直以茄釋之而不易其字猶與子同澤箋訓爲釋而經仍作澤可以樂饑箋訓癢治而經仍作樂也漢書揚雄傳衿芰茄之綠衣兮師古注茄亦荷字也見張揖古今字詁以茄荷爲古今字蓋謂古茄荷字同音通用彼借茄爲荷猶此詩借荷爲茄也爾雅其葉

蔰釋文云字又作菪藝文類聚卷八十二引爾雅作其葉菪與
釋文所見本同初學記卷二十七引作其葉荷說文荷夫渠葉
是荷乃葉非莖故知箋訓莖者以荷爲茄之借字也王尚書春
秋名字解詁言宋公子何字弗父何讀爲柳亦荷讀爲茄之類
傷如之何傳傷無禮也箋傷思也瑞辰按爾雅陽予也郭注引
魯詩陽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易說卦兌爲妾爲羊鄭
本羊作陽注此陽謂爲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于妾
也是陽讀同厥養之養自稱陽者謙辭也詩考謂卽此詩傷如
之何之異文則當爲傷之段借玉篇陽傷也

涕泗滂沱傳自目曰涕自鼻曰泗瑞辰按泗洟古音同部涕泗
卽涕洟也易鄭注自目曰涕自鼻曰洟說文洟鼻液也泗卽洟
之段借胡承珙曰爾雅咽息也說文東夷謂息爲咽又曰息喘
也从心从自自亦聲又自鼻也據此泗爲鼻液與咽爲鼻息音
同義近

有蒲與荷傳荷蘭也箋荷當作蓮瑞辰按荷蓮古同聲溱洧詩
釋文引韓詩傳曰蘭蓮也正釋此詩有蒲與荷爲鄭箋所本釋
文誤移於溱洧章耳據太平御覽引韓詩曰秉執也荷蘭也是
知韓詩於溱洧秉荷亦訓爲蘭與毛詩同未嘗以荷爲蓮也古
連關同聲故荷可借作蘭亦可作蓮耳

碩大且卷傳卷好貌釋文卷本又作婘瑞辰按卷卽婘之消借
婘說文作嬽云嬽好也說文又曰圈讀若書卷之卷故知嬽卽
婘字廣雅婘好也玉篇婘好皃或作孌婘通作孌猶捲勇之捲

一作攜也婘又與儇通齊風揖或謂我儇兮釋文儇韓詩作婘好貌又通作娟上林賦柔嬛嫚嫮史記作嫚嬛嫚嫮段玉裁說文嫚字注云今人所用娟字當卽此玉篇娟嬋娟也嫚通作卷與婘猶儇可通作婘也

碩大且儼傳儼矜莊貌釋文儼本又作皭瑞辰按碩大且儼猶言碩大且卷卷爲好儼亦好也說文儼字注一曰好貌文選甘泉賦注亦曰儼好也玉篇有孍云女好貌其義一也胡承珙曰釋文皭當作孍又按太平御覽引韓詩作婘說文婘字注引詩碩大且婘正本韓詩廣雅婘美也玉篇婘又魚檢切正與儼聲近而義同太平御覽引韓詩薛君章句以婘爲重頤益重頤亦美皃也淮南說林篇讒輔在頰則好是已至說文云婘含怒也一曰難知也皆於詩義無涉

毛詩傳箋通釋十四　桐城馬瑞辰元伯著

檜

詩譜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瑞辰按史記楚世家正義引詩譜曰昔高辛氏之土祝融之墟歷唐至周重黎之後妘姓處其地是爲鄶國爲鄭武公所滅也與鄭譜微異今譜作黎無歷唐至周一句史記楚世家曰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此以重黎爲一人山海經大荒西經曰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令黎卬下地則以重黎爲二人者是也楚語言顓頊命南正重司火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所言重爲南

正與左傳言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木正者無涉重及黎皆顓頊後也大戴禮帝繫篇言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史記集解徐廣引世本曰老童生重黎及吳回皆以重黎連言郭璞注山海經引世本云老童娶于根水氏謂之驕福產重及黎與徐廣引世本不同竊謂世本大戴禮言老童生重黎及吳回者本謂老童有三子重也黎也吳回也若言生重及黎及吳回則不辭故以重黎竝言山海經不言吳回故言生重及黎郭注引世本云生重及黎特順經文言之而世本以重黎爲二人卽此可見史記多本世本以世本重黎連言遂誤以爲一人耳史記卷章生譙周曰老童卽卷章按重黎合吳回爲三人而傳記多以黎爲老童卷章字形相近重黎集解引吳回者史記楚世家言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是黎爲祝融吳回代之故郭璞山海經注曰吳回祝融弟亦爲火正也以其代黎爲祝融故亦名黎亦名祝融潛夫論志氏姓曰黎顓頊氏裔子吳回也高誘注淮南子曰祝融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也一名黎爲高辛氏火正號爲祝融是也帝嚳所誅之重黎無後詩譜言祝融氏名黎者亦謂吳回耳後世稱火神爲回祿者正指吳回高誘注呂氏春秋乃云吳國回祿之神託于竈失之

羔裘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傳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箋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也瑞辰按古者狐裘之用不一玉藻君衣狐白

裘錦衣以裼之諸侯朝天子之服也狐裘黃衣以裼之大蜡而息民之服也論語狐貉之厚以居則燕居亦得服狐裘矣詩言羔裘逍遙者謂其以朝服燕是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也言狐裘以朝者謂其以燕服朝以見不能自強於政治也二者義同此傳云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正見二者之相反羔亦以狐裘爲燕服錢澄之曰逍遙而以羔裘是臨御爲褻嫟之場是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傳曰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瑞辰按古者人君日出視朝此詩羔裘承上逍遙翱翔言則日出視朝之時已服羔裘遊燕詩但言羔裘之鮮美而君之不能自強于政治正可於言外得之

素冠

棘人欒欒兮傳棘急也欒欒瘠貌瑞辰按讀詩記引崔靈恩集注作憪人蓋以棘憪雙聲爾雅棘憪同訓急故轉爲憪人耳方言憪老也郭注老人皮瘁之形亦與瘠義近惠氏九經古義曰攷古瘠字義雲章作瘐切韻又作腃見汗簡字相似因誤爲棘今按欒欒既爲瘠皃則棘卽爲瘠可知惠氏以棘爲古瘠字是也又以棘爲瘐與腃形近之誤則非說文腃瘦也瘐古文腃玉篇同棘爲瘐之段借呂覽任地曰棘者欲肥肥者欲棘高誘注棘羸瘠也詩棘人之欒欒言羸瘠也正訓棘爲瘠說文欒臠也引詩棘人欒欒爲正字毛詩作欒欒段借字

聊與子同歸兮傳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箋聊猶且也且與

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瑞辰按同歸猶下章言如一皆謂一致非謂歸其家也傳訓聊爲願箋訓爲且與載馳章傳箋同義願與且義正相承聊之爲願又爲且猶懋之訓願又訓且也小爾雅懋願也說文懋且也又按說文聊耳鳴楚詞耳聊啾而憭恍此聊字本義至訓且者乃僇字之叚借說文僇一曰且也聲類僇且也僇與僇同

隰有萇楚

猗儺其枝傳猗儺柔順也瑞辰按經義述聞曰萇楚之枝柔弱蔓生故傳箋竝以猗儺爲柔順但下文華與實不得言柔順而亦云猗儺則猗儺乃美盛之貌矣小雅隰桑篇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傳阿然美貌難然盛貌阿難與猗儺同字又作旖旎楚辭九辨紛旖旎乎都房王逸注旖旎盛貌引詩旖旎其華與毛傳異義蓋本於三家今按王說是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旖旎從風索隱引張揖云旖旎猶阿那也那與儺古亦同聲草之美盛曰倚儺樂之美盛曰猗那其義正同商頌猗與那與正言樂之美盛傳以猗爲歎詞亦非

天之沃沃傳天少也沃沃壯佼也瑞辰按禹貢厥草惟夭夭通作祆說文祆木少盛皃引詩桃之祆祆是艸木之盛通得名夭此詩天之沃沃从朱子集傳即指萇楚爲是傳箋以天爲人之年少失之

樂子之無知箋知匹也瑞辰按爾雅知匹也箋訓知爲匹與下章無室無家同義此古訓之最善者或疑知不得訓匹今按墨

子經上篇曰知接也莊子庚桑楚篇亦曰知者接也荀子正名篇曰知有所合謂之智凡相接相合皆訓匹爾雅匹合也廣雅接合也是也知訓接訓合卽得訓匹矣又古者謂相交接爲相知楚辭九歌樂莫樂兮新相知言新相交也交與合義亦相近芄蘭詩能不我知知正當訓合不我知爲不我合猶不我甲爲不我狎也禮記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釋文作不相知云本或作不相知名名衍字耳今按不相知者卽不相匹也此皆知可訓匹之證

匪風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瑞辰按彼匪古通用廣雅匪彼也疏證引此詩匪當爲彼匪風發兮匪車偈兮猶言彼風之動發發然彼車之驅偈偈然兮按王說是也彼古通作彼論語問子曰彼哉彼哉廣韻引作子西彼哉說文無彼字彼卽玉篇彼邪也廣韻引埤蒼同廣雅彼衰也是彼有邪義匪亦邪也古匪字蓋借爲邪彼之彼又借爲彼我之彼顧瞻周道傳下國之亂周道滅也箋周道周之政令也瑞辰按周道猶周行朱子集傳云周行大道是也周之言綢廣雅綢大也周道又爲通道亦大道也凡詩周道皆謂大路卽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也爲詩以大路之坦平喻王道之正直則可若遂以爲周之政令則非

中心怛兮傳怛傷也瑞辰按漢書王吉傳引詩怛作憚顏師古注憚古怛字也兮按說文無憚字但云怛憯也或从心在旦下

作息方言怛痛也廣雅同玉篇怛悲也慙驚也竝丁割切是慙乃怛之同音假借字嚴可均曰慙與惙同魯峻碑中心忉惙正用此詩今按怛與惙一聲之轉惙亦怛字之假借李陵荅蘇武書祇令人增忉怛忉惙卽忉怛也

匪車嘌兮傳嘌嘌無節度也釋文嘌本又作票瑞辰按說文嘌疾也引詩匪車嘌兮又曰嘌疾也無節度正是疾義正義曰由疾故無節是也

誰能亨魚箋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西歸箋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正義人偶者謂設人思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瑞辰按漢時以相敬相親皆爲人偶大射儀揖以耦注言以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偶也聘禮每曲揖注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相人偶此相敬謂之人偶也中庸仁者人也鄭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賈子匈奴篇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此相親謂之人偶也說文仁親也从人二會意人二卽相偶也說文又云偶桐人也桐人卽相人形近之譌此箋以人偶釋誰能誰將益讀能如柔遠能邇之能能安也善也讀將如福履將之之將將謂扶助之也安善之扶助之皆與人偶爲相敬相親之義合箋內人偶能三字當連讀謂親敬此割亨者將亦能也能與將皆人偶之也正義乃云人偶此能割亨者以能字屬割亨者失其義矣

溉之釜鬵傳溉滌也鬵釜屬瑞辰按無足曰釜說文鬵大釜也
韻會引說文作土釜劉向九歎爨土鬵於中宇兮王逸注鬵釜
也說文斠字注秦名土鬴曰斠讀若過案斠卽今俗所稱鍋也
此皆鬵爲釜屬之證至爾雅釋謂之鬵據說文鬵大釜也謚鬵
屬是鬵亦釜屬說文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此別一義正
義據孫炎以甑爲鬵乃謂鬵非釜屬誤矣釋文溉本又作摡按
說文引詩正作摡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二十九終

長沙王先愼
海寧蔣廷敏 校

毛詩傳箋通釋十五 桐城馬瑞辰元伯著

曹

總論

蓋嘗讀春秋及史記曹世家而知列國之風終以曹而亦于檜者非無故也春秋雖亡國數十率以弱小不能自存惟曹列于成國先見覆滅春秋哀八非世濟其無道無以及此是故曹自振鐸至伯陽凡二十四傳其君之死于兵者一春秋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公羊傳曷爲梁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何休注曹伯僖公也與戎戰死見虜於大國者三共公成公虜于晉悼公囚于宋皆見史記曹世家遇篡殺者四戴伯殺惔伯繆公伯爲戎所殺孔廣森云曹殺石甫隱公殺聲公靖公又殺隱公皆見史記曹世家莊有不子之惡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公羊傳曰春秋有譏父

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蒈與曹與　其他奢淫之行駢脅事
史或未能悉載而政衰俗薄可以概見故春秋自莊公射姑以後射姑史記作夕姑　遂卒月葬時者貶而略之也春秋大國之例卒日葬月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此卒日葬月從大國例也莊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卒二十四年春葬曹莊公遂卒月葬時此後惟宣十四年夏五月王申曹伯壽卒秋九月葬曹文公爲卒日葬月何休謂以文公爲公子喜時父故特加錄之餘皆卒月葬時孔廣森謂曹無道先亡故貶之僖公死于戎聲公隱公相繼篡殺皆不書其卒葬者黜而削之也曹世家有釐公聲公隱公春秋經皆無之　國風以曹終焉蓋猶春秋黜曹之義焉至次曹於檜後者檜滅于鄭曹滅于宋皆亡國也檜君好絜衣服曹君好奢其惡又相類故竝列之以著亡國之風爲有國者戒大抵國之興以儉勤而亡以奢泰興以得人亡以棄賢昭好奢而蜉蝣刺共拂諫而候人歌有國者可以鑒矣亂極則思治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故鴟鴞以思君子下泉以念周京猶檜之終于匿風以思治也然檜亡而周遂東遷曹亡而春秋降爲戰國世變之愈下也蓋誠有孔子之聖不能遏于前子思孟子之賢不能挽于後者矣

蜉蝣

蜉蝣之羽傳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脩飾瑞辰按蜉蝣古但作浮游有殷是也今作蜉蝣者後人从俗改耳爾雅蜉蝣渠略說文蟓蠐一曰浮游朝生莫死者渠略即蠐螬段借字釋文渠略本或作蟓蠐亦俗字故沈云二字竝不施虫是也爾雅郭注言蜉蝣似蛣蜣方言蜉蝣秦晉之間謂之蟓蠐郭注又云似天牛而小有黑角今按廣雅天社蜣

蜮也說文蜮渠螘一曰天社天牛蓋卽天社之別名方言注似天牛猶爾雅注似蛤蟆也蛤蟆黑色浮游亦黑色蓋形近而色同據郭璞云似天牛而小則浮游蓋小於蛤蟆今以目驗蛤蟆大僅六七分是知正義引陸疏云大如指長三四寸寸當爲分字之譌又按夏小正及毛傳說文竝云浮游朝生夕死淮南子詮言篇則云蜉蝣不過三日是知朝生莫死特甚言其死之速耳

衣裳楚楚傳楚楚鮮明貌瑞辰按說文黼會五采鮮皃引詩衣裳黼黼蓋本三家詩楚楚卽黼黼之叚借黼从虘聲虘从且聲楚从疋古讀如胥與且同聲故通用黼黼借作楚楚猶賓之初筵籩豆有楚義同韓奕籩豆有且仲尼弟子傳秦秦祖字子南祖當讀爲楚也又按說文祖事好也方言珇好也珇美也音義竝與黼近

於我歸處箋歸依歸君當於何依歸乎言有危亡之難將無所就往瑞辰按箋本序將無所依爲義且與傳皆以此詩爲興故以歸爲君之依歸竊謂此詩當从朱子集傳以爲比蓋詩人不忍言人之似蜉蝣故轉言浮游之羽翼有似於人之衣裳此正詩人立言之妙然觀浮游之不能久存將於我乎歸處歸處謂死也則人之徒致飾於衣裳者亦可以爲鑒矣爾雅鬼之爲言歸也郭注引尸子死人謂之歸人呂氏春秋順說求人篇注竝曰歸終也終亦死也說苑反質篇楊王孫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葛生詩歸于其居歸于其室皆以歸爲死歸處

歸止歸說義亦同於之言與也凡相於者猶相與也如孟子麒麟之於走獸之類於卽與也憂浮游之於我歸處以言我將與浮游同歸也

蜉蝣掘閱傳掘閱容閱也箋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瑞辰按廣雅掘穿也說文引詩作堀云堀突也突爲犬从穴中暫出義與穿近段玉裁謂堀閱猶言孔穴失之掘字通闕周官屈狄鄭闕狄左傳若闕地及泉卽掘地及泉也潘岳秋興賦闕側足以及泉兮卽掘側足以及泉也閱讀爲穴宋玉風賦空穴來風卽莊子空閱來風也老子道德經塞其兌閉其門兌卽閱之消謂塞其穴也管子山權數篇北郭有掘閱而得竈者卽穿穴而得竈也掘通作窟曾子疾病篇魚鼈黿鼉以淵爲淺而窟穴其中窟者歁之段借廣雅歁穿也窟穴亦穿穴也說苑說叢篇引曾子正作穿穴則知此詩掘閱亦當訓穿穴矣陸璣疏言浮游陰雨從地中出郭璞言蜉蝣叢生糞土中皆與穿穴而出之義合毛傳言容閱正義以容閱爲形容鮮閱誤矣至箋云掘地解閱者戴震曰閱與脫通謂浮游初生時掘地解脫而出是箋與傳異義正義引定本云掘地鮮閱謂開解而容閱是誤合傳箋爲一矣又按毛傳無鮮閱字正義釋經云初掘地而出甚鮮閱釋傳云形容鮮閱者取箋以釋傳也蓋正義本箋作掘地鮮閱與定本作解閱義亦通也（今正義本誤从定本古解鮮形近易譌據方言解輸捝也廣韻捝或作脫則箋从定本作解閱爲是而讀閱爲脫究不若讀閱爲穴作穿穴解爲

善段玉裁又謂掘閱容閱皆聯綿字如孟子之言容悅亦可以備一解今按谷風詩我躬不閱傳閱容也孟子容悅二字連言則容亦悅之義正義訓容爲形容亦非

候人

何戈與祋傳祋殳也瑞辰按殳卽杖以積竹爲之說文殳以杖殊人也杖今本誤作殳此从段本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賁以先驅廣雅殳杖也考工記廬人鄭注凡矜八觚矜亦杖也樂記注引詩荷戈與綴云綴表也所以表示行列也蓋本三家詩崔集注本亦作綴說文祋殳也或說城郭市里高懸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故从示殳引詩何戈與祋今按說文引或說以祋爲懸羊皮於城市是亦立表之意其說或卽本三家詩但表非可與戈同荷仍从毛傳爲是故說文亦首列祋殳之訓

三百赤芾傳芾韠也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箋佩赤芾者三百人瑞辰按說文市韠也天子朱諸侯赤周易乾鑿度赤芾天子賜大夫之服蓋惟列國之卿大夫命于天子者始服赤芾故玉藻言再命三命皆赤芾今赤芾多至三百則皆曹伯私命之矣左傳言乘軒者三百人與詩三百赤芾合史記晉世家則云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此讀而用美女爲句非謂乘軒者三百人也爲句非謂乘軒者爲美女也故史記太史公曰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惟德之

不建則不言美女矣司馬貞引晉世家作而美女乘軒三百人也刪去用字直以爲美女乘軒失之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傳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位亦非其常瑞辰按爾雅鵜鴵澤郭注今之鵜鴂也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汚澤俗呼之爲淘河說文鶘胡汚澤也或从弟作鵜是鵜以善居水中得名鳥善水者多能入水不濡表記引詩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鄭注汚澤善居汚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其翼爲才故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蓋本三家詩其說是也詩蓋以鵜之入水不濡與汚澤之名相稱以興小人之德薄服尊爲不稱其服耳

不遂其媾傳媾厚也箋遂猶久也不久其厚言終將薄於君也瑞辰按上言不稱其服此言不遂其媾媾與服對亦當爲服佩之稱媾葢韝字之叚借內則右佩玦捍是古者玦與捍竝佩芃蘭詩傳能射御則佩韘韘者玦也佩捍猶佩玦也捍一名韝一名遂說文韝臂衣也各本作射臂決也誤此从段本依文選注正鄉射禮袒決遂鄭注遂射韝也以朱韋爲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佩韝而不能射御是謂不遂其媾正與不稱其服同義韝之借爲媾猶玦之借爲決也若訓媾爲厚則與上章文義不相類矣

南山朝隮傳南山曹南山隮升雲也瑞辰按郡縣志曹南山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詩南山朝隮是也十道志曹南山汜水出焉是曹有南山之證隮卽虹也周官眡祲掌十煇之法九曰

隮鄭司農曰隮升氣也後鄭注隮虹也今按蝃蝀詩以虹喻淫奔之女此詩朝隮亦喻淫奔蓋以淫奔之盛如朝隮喻小人之得志而以婉戀之季女斯饑喻君子之不見用也古解虹者或言升氣或但言升爾雅隮升也釋名虹見於西方日升朝日始升而出見也未有言升雲者春秋元命苞曰陰陽之氣聚爲雲氣立爲虹蜺是虹氣與雲氣不同之證蝃蝀詩傳但曰隮升此傳蓋與之同今正義本作升雲乃因定本及集注而誤也正義曰隮升釋詁文是知正義本止作隮升正義又云定本及集注皆曰隮升雲也是知惟定本及集注作升雲耳釋文本作升雲亦誤定本及集注特因傳曰薈蔚雲興貌以爲朝隮承薈蔚言遂妄增雲字不知虹之上升必因雲而始見蔡邕月令章句曰虹陰陽交接之氣著于形色陰陽不和婚姻失序即生此氣常依雲

而晝見于日衝蝃蝀詩正義亦曰虹色青赤因雲而見則薈蔚特虹之因雲而見不得遂以隮爲雲也又按采蘋車舝二詩季女皆謂少女此詩季女義與彼同傳謂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其義亦迂

鳴鳩

鳴鳩在桑傳鳴鳩秸鞠也鳴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箋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以刺今在位之人不如鳴鳩瑞辰按爾雅鳴鳩鵴說文作秸鵴方言布穀自關東西梁楚之間謂之結誥周魏之間謂之擊穀自關而西謂之布穀廣雅擊穀鵴鵴布穀也昭十七年左傳鳴鳩氏司空也杜注鳴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劉向說苑反質篇曰鳴鳩之

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曹植責躬應詔詩序曰七子均養者鳲鳩之仁也釋文鳲本亦尸漢書鮑宣傳言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字正作尸其說與劉向所引詩傳及曹植詩序同葢本三家詩與毛傳微異毛傳取其朝暮上下平均如一箋云喻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葢亦本三家詩與毛傳異正義合爲一誤矣

其儀一兮箋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瑞辰按說文檥榦也今經傳通作儀爾雅儀榦也左氏文六年傳引之表儀儀與表同義人之立本爲表曰儀人之爲民表則亦曰儀荀子君者儀也儀正則景正故此詩其儀不忒卽曰正是四國矣凡言表儀言儀式言儀度皆儀榦引伸之義此詩言君子用心之一有如儀表之正而此箋訓爲義者胡承珙曰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其末引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然則儀一謂執義如一尤有明證今按箋說蓋本三家詩

其子在梅傳飛在梅也瑞辰按梅當爲梅杏之梅以下在棘在榛類之知皆小樹不得爲梅梅枏也

其弁伊騏傳騏騏文也箋騏當爲璂以玉爲之瑞辰按傳騏文釋文本作綦文周官弁師會五采玉璂鄭君引詩其弁伊綦而此箋云璂當爲璂者彼注云璂讀爲薄借綦綦結也皮弁之縫

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引詩其弁伊綦蓋本韓詩以綦爲結此箋云瑧以玉爲之卽以瑧爲所飾之玉其說與說文同與周官注異也說文騏青驪文如博綦也段玉裁本作如博綦不通今按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博經云博法用綦十二故法六白六黑是古者博亦用綦馬文青驪交錯有似博綦則作博亦可通又曰瑧弁飾也往往置玉也各本作冒玉此從釋文引繫傳云綴玉於武冠若綦子之布列也是則馬文如博綦者謂之騏弁飾如博綦者謂之瑧其義正同古人以星羅綦布並言說文繫傳言弁飾如綦正與會弁如星義合說文多本毛傳或許君所見毛傳作綦文因有博綦之說但鄭君箋詩所見毛傳自作騏文故易爲瑧耳

其子在榛釋文榛木名也字林木叢生也瑞辰按說文榛木也一曰荄也一切經音義引說文榛叢木也據集韻叢或作荄是荄卽叢字之或體此詩上言在棘則在榛宜訓叢木不得讀爲棄栗之棄

下泉

序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其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瑞辰按何楷詩世本古義據易林蠱之歸妹云下泉苞稂十年無王荀伯遇時憂念周京此詩當爲曹人美晉荀躒納敬王於成周而作其說以自春秋昭二十二年王子朝作亂至昭三十二年城成周爲十年無王左傳天王使告於周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甥舅不遑啟處于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與易林十年無王合

又以昭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卽此詩下泉邻伯卽荀躁也荀卽邻國之後去邑稱荀伯者左傳昭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躁唁公季孫從知伯卽荀躁也諸荀在晉別爲知與中行二氏故又稱知伯荀伯猶知伯也美荀躁而詩列曹風者昭二十五年晉人爲黃父之會謀王室具戍人二十七年會扈令戍周三十二年城成周曹人蓋皆與焉故曹人歌其事也今按易林說詩多本三家何楷以左傳證之似亦可備一說昭二十二年王猛入于王城公羊傳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廣森曰稱成周不稱京師者敬王新居東周非故京師矣此詩念彼周京似王新遷成周追念故京師王室之詞自是以後諸侯不

復勤王故列國風詩終於此亦可爲何氏增一證也

洌彼下泉傳洌寒也下泉泉下流也瑞辰按大東詩有洌沈泉傳洌寒意也洌字从仌正義引七月詩二之日栗洌云字从冰是遇寒之意則正義原作洌說文別有例字云水清也引易井洌寒泉食而不引詩蓋以詩皆作洌無作洌者今本作洌誤也爾雅沃泉縣出下出也此詩正義謂詩下泉卽彼沃泉今按自上澆下曰沃說文澆沃也故沃泉亦泉自上下滴之義浸彼苞稂傳苞本也稂童粱非溉草得水而病也箋稂當作涼涼草蕭蒼之屬瑞辰按物叢生曰苞爲艸木通稱說文引書艸木蘇苞是也傳訓本者苞古通作葆說文葆艸盛貌廣雅葆葆茂也又曰葆本也本亦叢生之義玉篇木蓴草叢生張平子西京

賦茅蒐蓬茸說文蒐叢艸也茅亦本也商頌苞有三蘖傳訓苞爲本箋訓苞爲豐義正相承正義悉以本根釋之誤矣箋易稂爲涼以童粱非蕭蒼類也涼艸不見釋艸未知鄭箋何據今按中山經大騩之山有草焉其狀如蒼而毛青華而白實其名曰蕭郭注引蕑辰正蒼蕭之屬疑卽此詩之稂蕑玉篇廣韻皆作蕑蓋因形近而誤胡承珙曰釋文稂徐又音良說文蒹艸也子虛賦卑溼則生藏蒹漢書音義曰蒹蒹尾艸也蒹與狼同卽爾雅之孟狼尾與陸疏云蕭一名牛尾蒿者相類鄭云涼艸蕭蒼之屬豈卽爾雅之狼尾與今按涼卽蒹之同音段借後漢時或通假借作涼鄭君遂據以釋詩耳

邻伯勞之傳邻伯邻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邻侯文王之

于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瑞辰按僖二十四年左傳畢原酆邻文之昭也杜注今解縣西北有邻城括地志邻伯故城在解縣西南四里服虔則謂在解縣東水經注云今按竹書紀年秦穆公送重耳圄令狐桑泉臼衰至廬柳退次舍於邻桑泉臼衰並在解東南明不至解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邻城考服說與俗符賢於杜單文孤證是邻在解縣東矣漢地理志解縣屬河東郡而右扶風有栒邑縣應劭索隱皆以栒邑爲古邻國惟臣瓚曰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爲荀叔又云文公城荀然則荀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扶風界也今按河東有荀城當以臣瓚說爲是竹書紀年康王二十四年召康公薨昭王六年王錫邻伯命是邻

伯實繼召公爲二伯毛公時竹書未出以二伯釋郇伯當別有所據箋以爲州伯非也白虎通三歲一閒天道小備五歲再閒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三年二伯出述職引傳云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言召公述職親說舍于野樹之下也此以二伯出而黜陟諸侯爲述職與毛傳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義合與孟子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異義詩正義乃引孟子以釋毛傳失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三十終

長沙王先愼善化劉鉅校

毛詩傳箋通釋十六　桐城馬瑞辰元伯著

豳

豳譜

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瑞辰按譜以公劉爲棄之曾孫此誤也戴震毛鄭詩考正據宋天聖本國語及史記載祭公謀父諫穆王皆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之官非謂棄也今按韋注國語父子相繼曰世正以世后國語脫毛字謂先王世爲后稷之官非謂棄也今本稷連讀不以先世連讀足證天聖本有王字之確史記周本紀曰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按云皆有令德者以不窋以前繼棄爲后稷者不一人故以皆有令德統之也不曰棄卒

而曰后稷卒者謂最後爲后稷之官者卒也又史記劉敬對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是亦謂自棄至公劉中歷十餘世矣不窋爲后稷子蓋爲最後官后稷者之子非爲棄之子故以公劉爲棄之曾孫耳（曾孫亦元孫以下之通稱知鄭言后稷之曾孫以后稷爲棄者據鄭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按后稷棄當夏禹時至太康甫七十餘年中隔不窋及鞠二代故知箋言后稷必謂棄耳國語言不窋失官竄於戎狄之間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窋城城東三里有不窋冢毛大可謂公劉遷豳應自不窋城遷不應自邰遷今按毛說非也史記匈奴傳曰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是知不窋失官以後至子鞠時必嘗復其稷官復居於邰至公劉時又遭夏桀之亂復失其官乃自邰遷豳耳（竹書紀年少康三年復田稷此後人附會惟誤以不窋爲棄子失官在太康時遂妄云少康時復官以公劉詩陟渭爲亂考之水經渭水又東過武功縣北酅道元注渭水又東遷釐縣故城南舊邰城也是邰在渭旁非自邰遷無由陟渭取材也又公劉詩傳曰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按邰今武功縣豳今邠州豳在邰北百餘里不窋城又在豳北二百餘里使公劉自不窋城遷是自外而遷於內非所以避中國之難也戴震又謂邰之封自公劉始復與史記言公劉失官毛傳言公劉避難皆不合邰之復蓋在公劉以前耳

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瑞辰按劉敬言公劉避桀居豳是也自后稷棄至公劉中有十餘世則知失官不在太康時矣

史記匈奴傳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又言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按亶父當殷武乙時去夏桀正三百餘歲是公劉與桀同時之證韋昭國語注謂不窋失官在太康時亦非太康至桀二百六十餘年公劉爲不窋孫不能相距如此其遠戴震據史記言孔甲淫亂夏后德衰諸侯畔之謂不窋失官當在孔甲時蓋近之矣

七月

七月詩人事物候較遲傳言豳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是也箋言晚寒者之日夏正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箋言晚寒者二七月鳴鵙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一也二之日其同箋云不用仲冬亦豳地晚寒二也孔疏言晚寒者六月令仲春倉庚鳴此蠶月一也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此云十月隕蘀二也月令季秋令民入室此以改歲三也月令季秋嘗稻此云十月穫稻四也月令仲秋嘗麻此云九月叔苴五也月令季冬命取冰此云三之日納于凌陰六也瑞辰按豳詩所紀物候與夏小正月令互有同異參而考之與小正月令並同者五如有鳴倉庚及采蘩同繫春日與小正二月采蘩有鳴倉庚合與月令仲春倉庚鳴亦合一也蠶月條桑與小正三月攝桑妾子始蠶合與月令季春親桑勸蠶亦合二也四之日獻羔祭韭與小正二月初俊羔傳言夏有煮祭合與月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亦合三也四月秀葽與小正四月荼幽合與月令孟夏苦菜秀亦合說詳後四也五月鳴

蜩與小正五月良蜩鳴合與月令仲夏蟬始鳴亦合五也與小
正月令竝異者二如七月鳴鵙與小正五月鵙則鳴異與月令
仲夏鵙始鳴亦異一也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與小正十一月
王狩異與月令孟冬講武亦異二也與月令異而與小正同者
二如三之日于耜與月令季冬修耒耜異與小正正月農緯厥
耒同一也八月載績載玄載黃與月令季夏命婦官染采異與
小正八月元校同二也與月令同者一如七月流
火與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異與月令季夏昏心中同是也不
見月令而同小正者四如采蘩一也殆及公子同歸即小正二
月綏多士女二也八月剝棗三也四之日祭韭而小正正月囿
有見韭孔廣森謂先時而祭之四也不見小正而同月令者二

如入此室處與月令季秋令民入室合一也二之日鑿冰與月
令季冬命取冰合二也至孔疏所言豳土晚寒六條多有未確
如有鳴倉庚序於爰求柔桑之上與蠶月條桑不同且與采蘩
同時采蘩夏小正屬之二月則此有鳴倉庚亦二月孔疏謂在
蠶月誤也月令季秋黃落特木葉微脫之始豳風十月隕蘀乃
草木隂落之盛月令嘗稻嘗麻特天子先嘗之禮豳風叔苴穫
稻乃農夫收穫之秋一舉其終非有早晚之不同也
曰爲改歲猶曰歲聿云莫特先時戒民入室之辭非謂改歲然
後入室不得以爲十月與月令季秋令民入室異也二之日鑿
冰與月令季冬取冰正同孔疏以爲異亦誤至傳箋所云晚寒
據鄭志答張逸云晚温亦晚寒是晚寒當如孔疏言寒來晚孫

毓言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陸璣言晚節而氣寒皆非也

七月流火傳火大火也流下也瑞辰按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合於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此虞夏時厤也此詩七月流火則火星之中在六月合於左傳火中寒暑乃退及月令季夏昏心中此周秦時厤也恆星東行約七十餘年而差一度二千一百餘年而差一次所謂歲差也七月爲周公追述之詩故即以周時星象言之

九月授衣傳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瑞辰按周官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典絲頒絲於外內功皆以物授之典枲以待時頒功而授齎凡言授者皆授使爲之也此詩授衣亦授冬衣使爲之蓋九月婦功成絲麻之事已畢始可爲衣非謂九月冬衣已成遂以授人也

一之日觱發傳觱發風寒也瑞辰按說文滭滭波風寒也各本說文無滭波二字此从段玉裁本增波字注云一之日滭波蓋本字毛詩作觱發段借字也檜詩匪風發兮發亦波之段借滭通觱猶采菽詩觱沸濫泉說文作畢沸也波通作發猶碩人詩鱣鮪發發說文作鮪鮛也滭波二字疊韻說文又曰燹烖火盛皃火之盛曰燹沸泉之盛曰滭沸寒之盛曰滭波其義一也又按說文引一之日滭波不言詩曰鑿冰沖沖之類皆韓詩亦皆稱詩則錢說非也說文引詩而不言詩者三一鱣鮪鮛鮪二一之日滭波三惟葦及蒲盛皆毛詩段借說文以正字易之以其非毛詩及三家詩本文

故不言詩耳

二之日栗烈傳栗烈氣寒也瑞辰按釋文栗烈並如字是今本作栗烈者从釋文也正義本自作溧溧正義云有栗溧之寒氣以下皆作烈而此句仍作溧其證一也下泉大東兩詩正義皆引詩二之日栗溧其證二也文選潮風詩李注引毛傳栗溧寒氣也古詩十九首李注引詩及傳皆作溧其證三也大東正義引說文溧寒皃今說文有瀨無溧據玉篇廣韻皆有溧無瀨則今說文瀨寒也蓋溧寒皃之譌臧琳以瀨爲溧之重文若爲重則玉篇廣韻不應有溧無瀨說文以溧溧相連列於澤坂之後正釋詩詞其證四也五經文字仌部有溧字知其所據詩作溧其證五也爾雅凌慄也凌爲冰而氣寒故訓慄慄亦溧之段借其證六也文選高唐賦李注引字林溧寒風也嘯賦注又引字林溧寒貌其證七也詩下泉溧彼下泉傳溧寒意也又大東有溧沈泉字皆作溧其證八也玉篇溧寒氣也又曰溧溧寒皃其證九也廣韻溧寒也又曰溧溧寒風其證十也素問氣交變論曰其變溧溧王冰注溧溧甚寒也素問又曰風寒冰溧其證十一也董氏讀詩記引崔集注作栗溧其證十二也蓋正義本作溧溧者正字釋文作栗烈者段借字也溧溧二字疊韻至釋文云說文作颲颲今按說文颲風雨暴疾也从風利聲讀若栗颲烈風也段玉裁本改作颲颲也从風列聲讀若烈是颲颲與詩溧溧義近而音同然說文颲颲二字下並不引詩未知其果出於詩不也

無衣無褐箋褐毛布也瑞辰按褐有三訓一爲毛布製如馬衣

孟子許子衣褐趙注以毳織之若今馬衣者也高誘注淮南子曰褐毛布若今之馬衣定八年左傳或濡馬褐以救之杜注馬褐馬衣玉篇褐馬背袒衣也桂馥曰袒衣者馬背覆衣無袖如人之袒是也一爲枲衣說文褐編枲韈段玉裁曰取未績之麻編爲足衣如今草鞾之類孟子趙注或曰褐枲衣也蓋謂編枲爲衣段玉裁謂與草雨衣相類一爲粗布衣說文褐一曰粗衣廣韻及孟子正義引說文竝作短衣誤孟子趙注褐一曰粗布衣也荀子大略篇則豎褐不完楊倞注豎褐童豎之褐亦稱短褐史記秦始皇本紀夫寒者利短褐徐廣曰一作裋小襦也音豎方言襜褕其短者謂之短褕說文裋豎使布長襦玉篇褐袍也袍長襦也顏注貢禹傳曰裋褐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今按說文襦短衣也顏注急就篇曰短衣曰襦自

鄭以上釋名袍丈夫著下至踝者也襦蓋若今襖之短者袍若今襖之長者裋褐爲豎使布長襦即袍也故玉篇訓褐爲袍不應或作短褐凡作短褐者皆裋褐形近之譌徐廣因訓爲小襦失之裋褐蓋以粗布爲之其形如褐因稱裋褐也孟子許子衣褐以其不自織布證之當从毛布之訓此詩無衣無褐以史記寒者利裋褐推之當从粗布衣之訓謂以粗布爲裋褐禦寒也古人衣褐竝言不嫌詞複亦猶璠玉不嫌互舉耳

三之日于耜傳于耜始修耒耜也瑞辰按于耜與舉趾相對成文于猶爲也儀禮士冠禮注于猶爲也聘禮記注于讀曰爲爲與修同義于耜即爲耜也爲耜即修也傳以修耒耜釋于耜正訓于如爲正義曰于訓於而以於是始修耒耜增成其義失之

田畯至喜傳田畯田大夫也箋喜讀爲饎饎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饟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言勤其事又愛其吏也瑞辰按國語命農大夫咸戒農用韋昭注農大夫田畯也田畯亦稱農正國語農正再之韋注農正后稷之佐田畯也渚文則單稱畯爾雅畯農夫也農夫卽農大夫渚稱也亦單稱田月令命田舍東郊鄭注田謂田畯主農之官又淮南子四月官田是也亦單稱農郊特牲饗農鄭注農田畯也是也爾雅饎酒食也釋文引舍人本作喜是饎古多渚作喜故鄭箋以此詩喜爲饎之假借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箋載之言則也陽温也温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瑞辰按爾雅春爲青陽故詩言春日載陽博物志蠶

暘物也喜燥惡濕詩言日之陽温正可以生蠶時也養蠶在三月生蠶在二月夏小正二月有鳴倉庚與此詩有鳴倉庚合二月采蘩亦與此詩采蘩祁祁合又二月綏多士女與此詩殆及公子同歸箋訓歸爲嫁合則詩兩言春日皆指二月無疑正義以春日指蠶月謂倉庚蠶月始鳴誤矣

女執懿筐傳懿筐深筐也瑞辰按說文懿嫥久而美也深卽嫥壹之意小爾雅及楚辭王逸注竝曰懿深也懿筐蓋對頃筐言之頃筐淺而易盈則懿筐深而難滿矣

采蘩祁祁傳蘩白蒿也所以生蠶瑞辰按何楷詩世本古義引徐光啟曰蠶之未出者謂蘩沃之則易出故毛傳曰所以生蠶其說是也集傳謂以蘩啖蠶蓋誤夏小正二月采蘩亦以生蠶

傳以爲豆實亦誤

蠶月條桑箋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戴震毛鄭詩考正曰條讀如厥木惟條之條爾雅桑柳醜條是也瑞辰按夏小正三月妾子始蠶故詩以三月爲蠶月條桑玉篇挑撥也引作挑桑云本亦作條是古本有作挑桑者條乃挑之假借說文挑一曰撰也廣雅撰取也挑通作岌說文引詩挑一曰取也箋云枝分作岌分說文一曰取也正訓條桑爲取桑胡承珙曰釋文條落之采其葉者采亦取也此亦謂條爲挑撥而取之故云不備取戴氏乃以爾雅桑柳醜條釋之失其義矣

桑枝落也不備取耳

取彼斧斯以伐遠揚傳遠枝遠也揚條揚也瑞辰按桑性斬伐而益茂故遠揚既伐下即言猗彼女桑戴震讀猗如有實其猗之猗謂盛貌是也傳云角而束之曰猗乃讀猗爲伐木猗矣之猗不知猗束爲伐大木之法女桑無所用其角而束之也

猗彼女桑傳女桑黃桑也瑞辰按黃與桋通爾雅女桑桋桑郭注今俗呼桑樹小而條長者爲女桑樹是女桑乃樹名桑之小者爲女桑牆之低者爲女牆其義一也桋桑亦女桑之別名正義本作女桑柔桑桑者女之言如如柔一聲之轉又候人詩傳女民之弱者弱亦柔也故通作柔桑夷與稚音義近桋桑卽稚桑也王照圓詩小紀曰桋當爲夷黃與薙音義同謂芟夷復生者桑樹芟夷彌茂猗言茂美也女言柔弱也今浙中種桑皆小桑其枝每歲皆經芟夷是亦可備一說

七月鳴鵙傳鵙伯勞也箋伯勞鳴將寒之時五月則鳴幽地晚

寒乃物之候以其氣焉正義曰蟬及鶪皆以五月始鳴其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否耳瑞辰按夏小正五月鶪則鳴與月令仲夏鶪始鳴同此詩七月鳴鵙殆如箋說豳上晚寒之故孟子趙注鴃博勞也詩曰七月鳴鵙應陰而殺陽者也詩以鶪鳴誌將寒之候或據其盛鳴之時言之肅說非是

四月秀葽傳不勞而實曰秀葽草也箋夏小正四月王蒭秀葽其是乎瑞辰按後世說秀葽者不一宋曹粹中據爾雅葽繞棘苑謂葽卽遠志馮復京非之以爲遠志開花以三月不以四月秀今按遠志名葽繞不單名葽則以爲遠志者非也戴震據戰國策幽莠之幼也似禾謂秀葽卽莠之盛程瑤田駁之謂莠至六月始秀今按廣雅葽莠也莠或亦有葽之名而非卽詩所云秀葽也竊考說文葽艸也詩曰四月秀葽劉向說此味苦苦葽也苦葽蓋卽月令所云苦菜秀也孟夏月令王瓜生苦菜秀二者相連幽葽一聲之轉據鄭箋引夏小正王蒭秀葽其是乎是鄭君所見夏小正亦王蒭莠幽二句相連王蒭莠卽月令王瓜生也莠幽卽月令苦菜秀也鄭君以夏小正莠幽證詩秀葽作葽者順經文兼引王蒭莠者後人脫莠字乃連類及之非以詩秀葽爲王蒭也鄭注月令疑王蒭卽王瓜斷無箋詩又疑王蒭卽葽之理然卽此可爲王蒭莠莠幽相連之證至今本夏小正王蒭莠之下莠幽之茶一句金仁山本作取茶莠此當在莠幽句下乃傳釋莠幽之文謂於時取茶莠也莠幽卽苦葽苦葽卽苦菜苦菜卽茶爾雅

荼苦菜是也傳以取荼釋荼幽正荼幽卽苦菜秀之證後人不知誤以傳取荼移於經文荼幽之上遂疑其別爲一事又妄增荼也者以爲君薦蔣也胥失之矣猶賴鄭箋引王萯秀蔓二者相連可以證其誤耳何楷詩世本古義引邱光庭云月令孟夏苦菜秀今驗四月秀者野人呼爲苦蔓正與說文引劉向說苦蔓合此亦秀蔓卽苦菜秀之證而此義實自鄭箋開之後人不善繹鄭箋遂致說者紛紛而不得其實耳

十月隕蘀傳蘀落也瑞辰按說文草木皮葉落陨地爲蘀是蘀實爲落葉之稱落葉名落猶槁葉名槁詩云隕蘀猶荀子議兵篇云振槁也鄭風蘀兮傳蘀槁也亦與此傳訓蘀爲落義同

一之日于貉傳于貉謂取（此从陳啟源讀舊連下狐貍皮也作一句讀誤）箋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瑞辰按貉與禡古通用鄭司農注周禮大司馬職有司表貉曰貉讀爲禡書亦或爲禡是禡卽貉之或體字也鄭康成注甸祝表貉云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是田有貉祭也此詩于貉當謂往貉卽周禮甸祝表貉之祭傳箋均讀貉爲狐貉之貉失之

二之日其同箋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瑞辰按同之言會合也廣雅集合同也謂冬田大合衆也周官惟田與追胥竭作故曰其同爾雅蒐聚也冬田之言同猶春田之言蒐也下章我稼既同傳亦訓聚

五月斯螽動股傳斯螽蚣蝑也瑞辰按爾雅蜚螽蚣蝑斯猶析

也故本亦作斯螽至周南螽斯羽乃爾雅所云皇螽蠜者螽斯猶鷮斯柳斯之類斯爲語詞傳亦以蚣蝑釋之正義因誤合螽斯斯螽爲一物

六月莎雞振羽傳莎雞羽成而振訊之瑞辰按莎雞之名不一爾雅釋蟲翰天雞郭注一名莎雞又曰樗雞詩正義引李巡曰一名酸雞太平御覽引廣志曰莎雞亦曰蠷雞廣雅樗鳩樗雞也陸璣疏曰幽州人謂之蒲錯是名之不同也其種類亦不一樊光郭璞竝云小蟲黑身赤頭廣志云莎雞似蠶蛾而五色名醫別錄云樗雞生河內川谷樗樹上陶注云形似寒蜇而小蘇頌圖經引爾雅郭注而釋之曰今所謂莎雞者生樗木上六月便出飛而振羽索索作聲人或畜之樊中但頭方腹大翅羽外青內紅而身不黑頭亦不赤此殊不類蓋別一種而同名也今在樗木上者人呼紅娘子頭翅皆赤乃如郭說然不名樗雞疑即是此蓋古今之稱不同耳今按爾雅釋鳥有翰天雞郭注赤羽莎雞亦赤羽故同有翰天雞之名當以頭翅皆赤俗呼紅娘子者爲是以其生樗樹上名爲樗雞又有生莎草間者故名莎雞也崔豹古今注乃謂莎雞一名絡緯羅願遂以俗名絡緯娘當之非是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箋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瑞辰按箋說是也詩云斯螽莎雞一以股鳴一以羽鳴至蟋蟀乃以鳴之遠近言或以七月在野三句屬上莎雞者妄也藝文類聚文選注太平御覽並

引蔡邕月令章句云蟋蟀蟲名斯螽莎雞之類特以三蟲爲一類耳禮記正義乃謂蔡邕以蟋蟀爲斯螽誤矣

穹窒熏鼠傳穹窮窒塞也瑞辰按詩以穹窒與熏鼠及下塞向墐戶四者相對成文穹窮也窮治也盡也穹通作焪廣雅焪與糞寫並訓爲盡又曰糞寫除也是穹謂除治之盡也廣雅窒塞滿也是知穹窒傳訓窮塞者謂除治其室之滿塞也周官翦氏掌除蠹物以莽草熏之正此詩熏鼠之事赤友氏掌除牆屋凡隙屋除其貍蟲注貍蟲廣肌蛘之屬卽此詩穹窒之事蓋貍蟲隱於牆隙易於窒塞故必除之務盡正義乃謂穹塞其室之孔穴失傳旨矣穹窒與熏鼠爲二事東山詩灑掃穹窒箋云穹窒鼠穴也亦誤合二者爲一

曰爲改歲入此室處箋曰爲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感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墐戶之室正義言入室者夏秋以來亦在此室欲言避寒之意故云入此室耳非是別有室也瑞辰按曰爲改歲漢書作聿爲本韓詩也聿爲改歲猶言歲之將改乃先時教戒之辭非謂改歲然後入室也春秋宣六年初稅畝公羊何休注言井田之法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又曰五穀畢入民皆居宅漢書食貨志亦曰在壁曰廬在邑曰里又曰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引豳詩爲證蓋以詩同我婦子饁彼南畝此春令畢出在野也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此冬則畢入於邑也正義謂夏秋以來亦在此室誤矣汪德鉞尚書偶記曰堯典厥民析者卽詩同

我婦子饁彼南畝由隩處而出分於外也厥民因者因田中以爲屋以便農事卽詩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也厥民夷者夷讀如荼夷之夷殺草以鎌穫禾亦如之卽詩八月其穫也厥民隩者卽詩塞向墐戶入此室處也其說可與此詩相發明

六月食鬱及薁傳鬱棣屬薁薁也正義鬱棣屬者是唐棣之類屬也劉穎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薁薁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卽鬱薁李卽薁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薁也瑞辰按說文李棣皆在木部薁嬰薁也則在艸部嬰薁一名燕薁廣雅燕薁蔓舌也亦隸釋草蔓薁蓋艸之蔓生者非晉宮閣銘所謂薁李也齊民要術引陸璣詩義疏云櫻薁實大如龍眼黑色今車鞅藤實是又引疏云櫐似燕薁連蔓生郭璞上林賦注葛萄似燕薁可作酒是燕薁實櫐及葛萄之屬宋開寶本草注燕薁是山葡萄亦堪作酒今按山葡萄實小與陸疏言燕薁實如龍眼者不合山葡萄蓋蘞也此陸疏所云蘞似燕薁者非卽燕薁也燕薁爲車鞅藤正義以爲薁李誤矣又按說文櫐字引詩食鬱及櫐宋掌禹錫蘇頌皆云韓詩八月剝棗傳剝擊也瑞辰按夏小正八月剝棗傳剝也者取也廣雅亦曰剝取也夏小正二月剝鱓卽月令取鼃也八月剝瓜亦謂取瓜則剝棗訓取是也齊民要術云棗全赤卽收收法撼而落之爲上是取棗固不專用擊也傳訓擊者以剝爲朴字之

同聲叚借朴正作攴說文攴小擊也又曰擊攴也廣雅剝擊也義本毛傳說攴剝或从卜作忉故可叚作攴

爲此春酒傳春酒凍醪也正義引周官酒正三曰清酒鄭注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至者春酒卽彼清酒瑞辰按月令孟夏天子飲酎鄭注酎之言醇說文酎三重醇酒也廣韻作釀酒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呂氏春秋高注亦曰酎春醞也是春酒卽酎酒也漢制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周制蓋以冬釀經春始成因名春酒楚辭挫糟凍飲酎清凉些凍飲蓋卽凍醪凍醪卽酎也魏都賦醇酎中山沈湎千日則中山酒亦卽酎酒矣說文八月黍成可爲酎酒是黍亦可爲酎酒而以稻爲上聘禮注凡酒稻爲上黍次之梁亦次之是也此詩春酒承上穫稻自謂以

稻爲之耳

九月叔苴傳叔拾也瑞辰按爾雅釋言筑拾也小爾雅詁拾也筑督均與叔音近而義同說文叔拾也从又未聲汝南名收芋爲叔拾與收皆謂取說文拾掇也廣雅收取也叔通作淑孟子有私淑艾者謂私取以自治也予私淑諸人也猶言私取諸人舊皆訓淑爲善失之至考文本作掇龍龕手鑑掇拾也乃俗增字說文叔或從寸作尗又寸皆手也不須更增手旁作掇矣

采荼薪樗傳樗惡木也箋乾荼之菜惡木之薪瑞辰按爾雅荼苦菜今南方人呼苦薑菜北方呼蒙薑菜有春生秋生二種其春生者以孟夏秀以日至死月令孟夏苦菜秀呂氏春秋任地篇曰至苦菜死是也其秋生者以八九月生經冬不死廣雅游

冬苦菜也是也幽詩四月秀葽與月令苦菜秀合是指春生之茶采茶薪樗承上九月叔苴言是指秋生之茶箋云乾茶之菜蓋讀經采爲菜菜茶與薪樗相對成文乾茶以爲菜卽月令仲秋務蓄菜也樗卽今臭椿樹故爲惡木說文今本樗櫧二字互譌陳啟源遂據之謂詩薪樗當作櫧失之

十月納禾稼瑞辰按禾與稼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毛傳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說文禾之秀實爲稼莖節爲禾一曰稼家事也繫傳無一曰二字只云稼家也一曰在野曰稼此對文則異也甫田曾孫之稼箋云稼禾也此散文則通也此詩禾稼連言稼亦禾耳

黍稷重穋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穋瑞辰按重者種之沿借穋者稑之或體說文種爲種植種稑云種先種後孰也稑疾孰也引詩黍稷種稑或作穋又於種前列植字云早種也引詩植穉未麥於稑後列穉云幼禾也繫傳本下有晚種後孰者五字蓋種與稑一則先種後孰一則後種先孰種與穉一則早種先孰一則晚種後孰故說文以四字相次也周官內宰獻種稑之種鄭司農注先種後孰謂之種後種先孰謂之稑後鄭謂詩云黍稷種稑是也賈疏云先鄭直云先種後種不見穀名後鄭意黍稷皆有種稑今按後鄭引詩以證種稑黍稷特連言之非以種稑專屬黍稷也凡穀宜皆有重穋植穉四種然據管子地員篇五粟之土其種大重細重五橕之土其種大穋秏細穋秏又似穀有專名重穋者管子又云五杰之土其種大稷細稷五剽之土其種大秬細秬秬卽黍也以重穋與黍稷並列則重穋

非卽黍稷明矣大荒南經云驩頭維宜苣苣穋楊是食郭注管子說地所宜云其種穋秬黑黍皆禾類也種穋今雖未詳爲何穀要亦禾之二名無疑孔疏以黍稷重穋爲四種是也孔疏再以禾是大名也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賈疏以禾者言禾麻菽麥正義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也瑞辰按禾有爲諸穀通稱者聘禮及周官掌客皆言禾若千車通謂粟之有藁者及此詩十月納禾稼是也有專指一穀言者呂氏春秋云禾黍稻麻菽麥六者之實又曰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淮南子維水宜禾又曰中央宜禾及此詩禾麻菽麥是也據說文禾嘉穀也粟嘉穀實也米粟實也粱米名也四者相承而言是粱者粟之米也桌者禾之實也此詩以禾與麻菽麥竝言者禾卽粱也戴侗六書故云北方多陸土其穀多粱粟故粱粟專以禾稱正義謂更言禾字以總諸禾誤矣又按粱爲今之小米稷爲今之高粱程瑤田九穀考辨之甚精秦漢以來多以稷爲小米俱誤

上入執宮公傳入爲上出爲下箋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於是時男之野功畢瑞辰按古者通謂民室爲宮因謂民室中事爲宮事夏小正三月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昏禮戒女詞曰夙夜無違宮事是也爾雅公事也宮公卽宮事也公事卽宮事之一也宋儒以宮公爲公室宮府之役誤矣正義本作何休公羊注所云民皆入宅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者于茅索綯卽宮事公今本作執宮功者从唐定本改也公功古通用六月詩以奏膚公卽以奏大功也毛傳公功也瞻卬詩婦無公事卽婦無功

事也說詳王尚書經義述聞功與公皆爲事穀梁宣十二年傳功事也定本不知公與功同義故易之耳

晝爾于茅箋女當晝日往取茅歸瑞辰按於與爲古通用義同取廣雅取爲也于卽於也故于之義亦得訓取此詩于貉謂取貉毛傳于貉謂取是也于茅亦謂取茅箋當晝日往取茅歸趙岐孟子注詩言教民晝取茅艸是也若訓于爲往云往茅則不詞矣因悟孟子引大誓侵于之疆則取其殘者于亦爲取猶云侵取是疆實取其殘也趙注以于爲刈失之

宵爾索綯傳宵夜綯絞也箋夜作絞索以待時用瑞辰按索綯與于茅相對成文孟子趙注曰夜索以爲綯是也王尚書經義述聞曰索者糾繩之名廣雅釋詁云糾紏索也是矣綯者繩索之名廣雅釋器云綯繩索也是矣爾雅訓綯爲絞者絞亦繩也箋云夜作絞索則誤以索爲繩索之索今按傳云綯絞也箋卽申之曰夜作絞索正申明傳義訓綯爲絞者爲絞索之絞非誤釋經文索字爲繩索之索其云夜作絞索猶趙岐云夜索以爲綯也王尚書言索綯猶言糾繩其說甚確若以鄭箋爲誤則非又按楚詞離騷索胡繩之纚纚索當讀與詩索綯同索謂糾繩王逸注云糾索胡繩是也洪興祖訓爲繩索失之又按小爾雅絹索也綯與絹聲近而義同

亟其乘屋傳乘升也箋云亟急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瑞辰按說文乘覆也乘屋謂覆蓋其屋孟子趙注曰及爾閒暇亟乘蓋爾野處之屋是也

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客喪祭於是乎用之又曰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又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皆承上藏與出爲言啟亦出也此詩四之日其蚤卽左傳西陸朝覿也獻羔祭韭卽左傳獻羔而啟也獻羔而啟也獻羔祭韭與西陸朝覿而出爲一事一言其時一言其禮故知服虔以西陸朝覿爲二月奎見者是也鄭以西陸朝覿爲四月者特據爾雅西陸昴也四月昴始朝見耳今按四陸猶四道也杜預曰陸道也爾雅特舉昴一星爲識其實奎婁胃昴畢觜觿參西方白虎之宿皆得爲西陸故知服虔以奎婁晨見爲西陸朝覿者是也鄭志雖以西陸朝覿爲四月而箋詩引西陸朝覿以證四之日其蚤又引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則所謂西陸朝覿亦當指二月

奎婁見言之正義據鄭箋以釋鄭箋似非箋義

朋酒斯饗傳兩樽曰朋瑞辰按儀禮惟士冠禮士昏禮醴尊皆側尊無元酒注側猶特也無偶曰側側者無元酒其鄉射禮大射禮燕禮鄉飲酒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凡設尊竝兩壺者有元酒也此詩朋酒傳訓兩樽蓋亦兼元酒言之

曰殺羔羊傳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箋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瑞辰按鄉飲酒有鄉大夫無加用羔羊之禮此當從箋謂大飲之禮曰聿欥通四字古通用曰殺羔羊與上曰為欥歲韓詩作聿為皆語詞正義謂相命曰當殺羔羊失之

稱彼兕觥瑞辰按稱者偁之叚借爾雅偁舉也正義云舉彼兕觥之爵正訓稱如偁說文稱揚也揚亦舉也稱彼兕觥猶禮言揚觶也

萬壽無疆箋欲大壽無竟瑞辰按簡兮詩方將萬舞韓詩萬大舞也廣雅萬大也萬古訓大故箋訓萬壽為大壽正義云使得萬年之壽失箋恉矣又按月令鄭注引此詩作受福無疆蓋本韓詩

鴟鴞

鴟鴞鴟鴞傳鴟鴞鵂鶹也瑞辰按陸璣疏言鴟鴞幽州人謂之鵂鶹或曰巧婦爾雅桃蟲其鴟鴟郭注鷦鷯桃雀也俗呼為巧婦疏引方言幽人或謂之鵂鶹是鴟鴞與桃蟲為一小鳥詩傳桃蟲鷦鷯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云鷦之所為鳥題肩也或曰

鴞皆惡聲之鳥正義引陸璣疏云今鵂鶹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雕故俗語鵂鶹生雕又焦氏易林亦云桃蟲生雕或云布穀生子鵂鶹養之則化而爲雕今按鵂鶹又名蒙鳩荀子楊倞注蒙鳩雕卽鷹屬月令鄭注征鳥厲疾之類也鴟鴞或單稱鴟說文鴟雖也玉篇雖子雖鵙也鵙卽鷹也或名曰鷹鵂鶹化雕卽月令鳩化爲布穀也子雖蓋小鴟也以布穀爲子鴟此殆布穀生子鵂鶹養之之謂桑蟲以螟蛉之子爲己子而名果蠃鵂鶹以布穀之子爲己子而亦名果蠃方言桑飛自關而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蠃過蠃卽果蠃也廣雅鵂鶹鴟果蠃桑飛女鴟工雀也其義一也鴟鴞取布穀子以化雕蓋古有此說故詩以子喻管蔡以鴟鴞喻武庚之誘管蔡與小毖詩正相通小毖詩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言管蔡之從武庚猶布穀之子爲桃蟲所取則化爲雕鳥也此詩鴟鴞鴟鴞既取我子言武庚之誘管蔡猶桃蟲取布穀之子而使之化雕也小毖肇允彼桃蟲謂管蔡信武庚之誘箋謂桃蟲喻管蔡之屬失之此詩鴟鴞猶呼武庚而告之託爲鳥之失其子者言也箋謂託爲鴟鴞之言亦非孟子言管叔以殷畔而詩以鴟鴞取子喻武庚誘管蔡者所以末減管蔡倡亂之罪而不忍盡其詞親親之道也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言其既誘管蔡無更傷毀周室以鳥室喻周室也傳云甯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是也箋以室喻世臣之官屬土地失之後三章皆以防患難於未然明己憂勞王室之心情危詞迫使成王知其心之無他而已詩序所云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貽王者此也

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傳恩愛鬻稚閔病也稚子成王也箋鴟

鴞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當哀閔之此取鴟鴞子者言稚子也以
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亦宜哀閔之瑞辰按恩从傳
訓愛則勤當讀昔公勤勞王家之勤勤勞皆憂也愛之欲其室
之堅憂之懼其室之傾也恩勤皆指王室言王肅訓勤爲惜正
義釋傳以恩勤爲周公愛惜二子失之鬻子當從傳訓稚子謂
指成王鬻通作鞠爾雅釋言鞠稚也鞠一作毓毓卽育字說文
引書教育子史記五帝紀作教稚子稺卽稚也是知豳詩之鬻
子卽書之教育子亦卽書之孺子也二叔流言言公將不利於
孺子故公自言恩勤於王室者皆惟稚子是閔憐也既取我子
指二叔言鬻子之閔斯則指成王言箋謂成王非罪其屬黨而
以恩勤爲鴟鴞殷勤於此稚子稚子當哀閔之似非詩意

徹彼桑土傳徹剝也桑土桑根也瑞辰按孟子引此詩趙岐注
徹取也徹與撤通廣雅撤取也毛傳訓剝者剝亦取也夏小正
者取也廣雅剝取也釋文土韓詩作杜義同方言東齊謂根曰杜是毛詩
作土卽杜之叚借故傳以桑根釋之正義乃謂桑根在土故知
桑土卽桑根未免望文生訓矣又按徹彼桑土蓋撤取桑根之
皮趙岐注孟子謂取桑根之皮是也詩第言桑土者省文耳
予手拮据傳拮据檮梧也釋文引韓詩云口足爲事曰拮据瑞
辰按說文拮手口並有所作也正本韓詩爲說毛傳則以拮据
爲檮梧之叚借說文梧戟持也据戟梧也戟聲近拮梧聲近据

予所蓄租傳租爲瑞辰按蓄租與捋荼義正相承租當讀如藉

說文藉祭藉也藉茅藉也引禮曰封諸侯土藉以白茅又通作苴說文苴履中草謂以草藉履賈誼傳冠雖敝不以苴履是也又通作蒩爾雅釋草蔨蒩是也漢郊祀志席用苴稭如淳曰苴讀如租師古曰苴藉也藉又借作鉏周官司巫祭祀共鉏館杜子春曰鉏讀爲藉藉藉也鳥之爲巢必以荏苒茅秀爲藉與藉履之以苴者正同故曰蓄租正義本作祖卽租之叚借傳租爲也爲乃薦字形近之譌說文且薦也古祖字多省作且二字同義故傳訓租爲薦薦猶藉也（薦與荐通說文荐薦席也）薦譌作爲正義遂以爲字釋之誤矣又按釋文租子胡反本又作祖如字爲也是釋文本亦誤薦作爲但據釋文又引韓詩云積也積累與薦藉義正相通租之訓積猶荐之訓聚也（韋昭云荐聚也）益證毛傳訓爲是薦

予口卒瘏傳瘏病也瑞辰按卒瘏與拮据相對成文卒當讀爲頼爾雅頼病也字通作悴劉向九歎躬劬勞而瘏悴卒瘏猶瘏悴也卒瘏皆爲病猶拮据並爲勞也至傳又云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乃通釋予手拮据予口卒瘏二句正義謂傳以手病口病解詩卒瘏爲盡病誤矣

予羽譙譙傳譙譙殺也釋文譙字或作燋同瑞辰按譙譙當讀如顦頼之顦說文無顦字惟頼字注顦頼也顦之本字蓋作醮玉篇引楚辭顏色醮頼說文醮面焦枯小也籀文火所傷也省作焦焦本火傷之名而醮顦等字从之人面之焦枯曰醮頼鳥羽之焦殺曰譙譙其義一也譙音義又同嶕嶢記其哀心感者其

聲噍以殺注噍踧也羽之譙譙與聲之噍踧義亦相近故傳訓爲殺

予尾脩脩傳脩脩敝也瑞辰按正義曰予尾消消而敝又曰消消定本作脩脩據釋文脩素彫反音正同消是脩脩與消消音義正同唐石經作脩脩九經三傳沿革例引監本蜀本越本皆作修修脩修古通用說文無脩字當从唐石經作脩脩爲正修與消一聲之轉故脩修可讀如消也

予室翹翹傳翹翹危也瑞辰按廣雅嶢嶢危也翹與嶢聲近而義同

東山

序東山周公東征也箋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近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三年而復歸耳瑞辰按箋以周公東征在王迎公後非也鴟鴞傳曰甯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是毛公以鴟鴞爲誅管蔡時作則以周公東征在王迎公前矣金縢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某氏傳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是以公之居東即東征矣王肅注金縢云武王九十三而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是王肅以詩東征三年即書居東二年特合歸年數之故三年耳今按史記周本紀云周公攝行政當國管叔羣弟疑周公謂流言也即繼言與武庚作亂叛周則畔王將黜殷作大誥以三監之畔繫之武王崩後亦畔與流言相與流言相去不遠又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

去不遠之證史記魯世家流言與畔雖先後分序然云管蔡武
庚等果率淮夷而反亦明其去流言無幾時耳則周公東征固
不得遲至成王迎公後也獨鄭君謂在迎公後者葢鄭讀書我
之弗辟爲避以居東都與東征爲兩事耳夫公當流
言四起之時明知三監之必畔使徒引嫌避位舍而去之則三
監得乘虛而入是直墮其術中而不知豈周公之智而出此哉
且周公攝政僅七年耳若居東避位二年成王迎歸後又復東
征三年則公之在朝僅止二年有以知其必不然矣說文辟治
也引周書曰我之弗辟是書言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者謂
不平治其亂無以告我先王也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罪人非
一之辭也破斧詩四國是皇毛傳以爲管蔡商奄是也斯得謂
得其人而治之東山破斧諸詩是也云居東鄭君以爲避居東
都王肅亦以東爲洛色東都皆非也史記魯世家言周公與師
東伐甯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又曰唐叔得禾成王命唐叔以
餽周公於東土又周本紀曰周公受禾東土以今考之葢管蔡
商奄地也而居奄地尤多何以言之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
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霍叔蔡叔於殷俾
監殷臣殷亦東土周公征之則必居其地矣知其居奄地者孟
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當从武億說以周公相
武王誅紂作一讀以伐奄三年討其君作一讀伐奄三年與此
詩三年東征合其證一也逸周書周公相天子殷東徐奄從三
叔爲亂其證二也尚書大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

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是三監之叛奄實倡之其證三也說文郇周公所誅在魯定四年左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皇覽奄里在魯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又補後漢書郡國志以魯爲古奄國是魯地即奄地也魯頌閟宮詩一則曰俾侯于東再則曰保彼東方三則曰遂荒大東知魯之稱東則知奄之在東故趙岐孟子注云奄東方無道國其證四也孟子言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而詩亦曰我徂東山魯既得奄則東山屬魯奄未爲魯則東山屬奄閻氏四書釋地云或云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是東山即蒙山其證五也奄通作弇爾雅弇蓋也故奄亦或作葢墨子耕注篇曰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葢商葢即商奄其證六也蔡邕琴操云有譖公於王者周公奔魯而死其言公死於魯不足信至言周公奔魯則非無因正以後日之魯即舊時之奄以公嘗居奄據後而言則曰奔魯其證七也周公東征不一國所居亦非一地特以奄國倡亂又最强大爲三監所倚故孟子伐奄可統諸國因知周公居奄時爲多東山即奄之東山也奄爲東方大國周公雖東征而定之討其君未能滅其國故周公歸政之後成王又踐奄而遷之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是其事也書序又言公薨告周公作亳姑是奄遷亳姑尚在周公沒後而魯公就封於魯書疏云在成王

親政之元年或奄未遷以前先削奄地以封魯其東征之時乎
慆慆不歸傳慆慆言久也瑞辰按慆與滔同太平御覽引詩正
作滔滔不歸滔悠古同聲通用論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史記
孔子世家及鄭本論語皆作悠悠悠悠久也楚詞七諫年滔滔
而日遠兮義亦爲久（魏文帝詩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是
慆慆三家詩有作悠悠者故文帝本之）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傳士事枚微也箋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
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瑞辰按制彼
裳衣蓋制其歸途所服之衣非謂兵服勿士行枚喜今之不事
戰陣序所云一章言其完者此也毛但訓枚爲微不釋行字釋
文云勿士行毛言銜是讀行如縱橫之橫謂橫銜於口用枚也
至鄭箋云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正以行陳銜枚釋經行枚阮
宮保校勘記謂猶傳以樂道忘儀釋經之樂儀其說是也行與
銜古音不相近釋文云鄭音銜蓋陸氏誤以箋銜枚爲釋經之
行枚而以箋行陳爲言銜枚所用不爲釋經也太平御覽引詩
勿士銜枚蓋必當時有承陸氏之誤徑改經爲銜枚者矣又按
傳云枚微者胡承珙曰蓋訓枚爲徵也周官銜枚氏鄭注銜枚
止言語讙譁也爾雅釋詁徵止也枚以止言故亦可訓徵徵微
古字通故傳作微其說甚確正義訓微爲微細失之
蜎蜎者蠋傳蜎蜎蠋貌桑蟲也箋蠋蜎蜎然特行瑞辰按說文
蜀葵中蠶也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引詩蜎蜎者
蜀韓非子曰蠶似蜀蜀本从虫今加虫作蠋者俗字也庚桑子
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蔡藿同類故說文曰蔡中蠶（爾雅釋文引
作桑中蠶誤）

羅願曰蠋雖蠶類而不食桑葵藿之下亦桑野之地毛傳以經言在桑野遂以爲桑蟲非也蜀有獨義爾雅釋山獨者蜀郭注蜀亦孤獨方言蜀一也南楚謂之蜀郭注蜀猶獨獨耳是也蜎蜎又爲獨行之皃一切經音義卷三引字林蜎虫皃也動也或作蠉說文蠉蟲行也从虫睘人之獨行曰睘睘蟲也故箋云蜎蜎然特行故詩以興人之獨宿

烝在桑野傳烝寘也箋久在桑野有似勞苦者古者聲寘塡塵同也瑞辰按烝與曾同音爲曇韻烝當爲曾之借字少牢饋食注古文飦爲烝此聲近通借之證曾乃也凡書言何曾猶何乃也烝之義亦當爲乃爾雅烝君也郭乃也君當讀爲羣居之羣郡當讀又窘陰雨之窘乃與仍古通用烝訓衆又爲羣與仍之訓重訓數者義亦相近因又轉爲語詞之乃古書訓詁有爲字書所不載可據經義求而得之者此類是也烝在桑野猶言乃在桑野也下章烝在栗薪猶言乃在栗薪也傳一訓寘一訓衆似皆失之

伊威在室傳伊威委黍也瑞辰按爾雅蟠鼠負與伊威委黍分爲二條郭璞注蒼說伊威鼠婦之別名說文蟠鼠婦也又曰蚜威委黍委黍鼠婦也本草經亦曰鼠婦一名蚜蜣正義引陸疏云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是伊威與鼠婦爲一伊威二字疊韻陸疏云似白魚今以目驗之其色與白魚相似長僅一二分形扁似鼈多足凡濕處皆有之圖經本草所謂溼生蟲也至廛蟲本草謂之地鼈名醫別錄云一名土鼈蘇恭注云狀似鼠婦而大者寸餘此與鼠婦相似而大小不同類玉篇蟅鼠婦負蠜也合而一之誤矣

蠙蛸在戶傳蠙蛸長跪瑞辰按傳本爾雅說文云蠙蛸長股者
正義引陸疏蠙蛸一名長腳今按蠙蛸二字雙聲今有一種身
極細約僅分許而足長四五分蓋古所謂蠙蛸至世所稱喜蛛
足長才三分許不得爲蠙蛸陸疏及郭璞爾雅注並以蠙蛸爲
喜子玉篇亦云蠙蛸喜子似非

町畽鹿場傳町畽鹿跡也瑞辰按釋文畽本又作疃是也說文
田踐處曰町又疃禽獸所踐處也引詩町疃鹿場王逸九思鹿
蹊兮躖躖亦作躖斷說文躖踐處也疃與躖蓋聲近而義同町疃
爲鹿踐之跡猶燐燿爲螢火之光二句相對成文或以町疃爲
泛言田畝失之

燐燿宵行傳燐燿燐也燐螢火也瑞辰按說文焚鬼火也又曰

閃火貌讀若焚焚與燐同崔豹古今注螢火一名燐燿一名燐
廣雅景天螢火燐也鬼火有光熒熒然亦可謂之燐二者不嫌同名傳正以鬼火亦名燐恐其相混
故又申之曰燐螢火也正義謂螢火不得名燐段玉裁又謂毛
傳螢火當謂鬼火之熒熒者與韓詩章句解燐燿爲鬼火或謂
之燐同義非通論也今按說文燐盛光也燿照也燐燿爲螢光
與町疃爲鹿跡相對成文螢火之名燐燿蓋後人因詩以燐燿
狀螢火遂取以爲名耳宵行與鹿場對文此當从朱子集傳以
宵行爲螢火名本草綱目言螢火有一種長如蠶尾後有光無
翼乃竹根所化亦名宵行其說是也燐燿雙聲字說文燐盛光
也引詩作燐燐宵行而文選張華詩燐燐宵流注引毛傳燐燐

舜也葢三家詩及毛詩或有作熘熘者古人有急言緩言傳授各異熘耀通作熘熘猶小雅平平左右左傳可引作便番也段玉裁疑爲誤矣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傳敦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箋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專專如瓜之繫綴焉瓜之瓣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栗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瑞辰按有敦瓜苦敦當讀如敦彼獨宿之敦以狀瓜之孤懸也烝在栗薪猶言乃在栗薪也釋文栗韓詩作蔟力菊反聚薪也今按栗蔟葢一聲之轉廣韻蔟蔟同字當讀如予又集于蔟蔟辛苦之菜也毛傳葢以栗爲蔟之段借以苦瓜而乃在苦蔟之上猶我之心苦而事又苦故曰言我心苦事又苦也箋以瓜苦爲喻心苦析薪爲喻事苦失傳悕矣韓詩章句訓蔟薪爲聚薪亦非詩義又按傳云敦猶專專也釋文敦特丹反專徒端反葢傳讀敦如敦彼行葦之敦讀專如零露溥兮之溥以專專爲瓜之團聚貌故又訓烝爲衆箋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則讀如專壹之專與傳異義又按傳云言我心苦事又苦是婦人自喻箋則以爲婦人喻君子正義言鄭以烝爲久餘同失之

皇駁其馬傳黃白曰皇騂白曰駁瑞辰按爾雅釋畜騂白駁黃白騵爲毛傳所本今按皇之言黃釋鳥皇黃鳥是也而與黃微異故魯頌有騂有皇與有騵有黃斑舉毛傳黃白曰皇黃騵曰黃是也至騂之爲駁據說文騂赤馬黑髦尾也正義引孫炎云

騢赤色也是騢爲赤馬釋木曰騢赤李乾爲大赤又爲駁馬廣雅釋畜馬畜有朱騢駁駁古通用則騢亦赤馬未見必兼白色也詩正義引爾雅舍人云騢赤色名曰騢黃白色名曰皇蓋舍人爾雅本原作騢曰騢黃白皇爲得其實曰白二字形近易譌故爾雅盬本並作曰而石經及宋本又均作白毛傳黃白曰皇不誤至騢白曰騢或毛公所見爾雅已作騢白或後人據爾雅誤本而改未可知也正義轉以舍人本爲非蓋未嘗深考矣至說文騢馬色不純釋文引字林亦曰騢馬色不純也與爾雅不合王氏經義述聞辨之甚精

親結其縭傳縭婦人之褘母戒女施衿結帨瑞辰按方言蔽膝江淮之間謂之褘說文褘蔽也是褘爲蔽膝之名爾雅衣蔽前謂之襜郭注今之蔽膝下卽繼以婦人之褘謂之縭二語相承而言蓋謂男子之蔽膝謂之襜婦人之蔽膝則名縭也釋名韠蔽也所以蔽膝前也婦人蔽膝亦如之是婦人有蔽膝之證小爾雅蔽膝謂之袡方言蔽膝齊魯之郊謂之袡袡卽爾雅之襜爾雅釋文襜木或作袡方言作袡此袡卽襜之證蓋襜與縭對文則異散文則通雜記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稱鄭注袡婦人蔽膝是知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卽蔽膝也鄭注舊訓袡爲衣緣誤是昏禮女服蔽膝之證蔽膝一名褘是知毛傳婦人之褘卽婦人之蔽膝也傳又引士昏禮施衿結帨者上古蔽前蔽膝象之示不忘古其制於衣帶前以韋爲一幅巾說文市从巾象連帶之形也市或作紱方言蔽膝江淮之間謂之褘或謂之紱又作帗說文帗一幅巾也又名大巾方言蔽膝魏宋南

楚之間謂之大巾釋名亦云婦人蔽髀齊人謂之巨巾是也大巾巨巾蓋對佩巾爲巾之小者言也佩巾名帨蔽髀有大巾巨巾之稱故得同名爲帨正義引孫炎曰韓帨巾也其義正本毛傳傳既以韓釋縭又引結縭帨以證結縭韓與帨爲一韓既爲蔽髀則知所謂帨者卽蔽髀非佩巾也內則女子生設帨於門右野有死麕詩無感我帨兮帨皆當指縭言之以其爲嫁時夫所親結也後人止知佩巾之名帨不知縭亦得名帨故皆以爲佩巾耳結縭謂結其蔽髀之帶故韓詩章句云縭帶也帶所以繫故爾雅又曰縭繫也縭亦繫也士昏禮施衿結帨衿紛古通用說文衿衣系也漢書揚雄傳衿芰荷之綠衣兮注引應劭曰衿音衿系之衿衿帶也衣帶謂之衿帨帶亦謂之衿是知施衿結帨卽施帶以結其帨也郭璞爾雅注以縭爲今之香纓士昏禮鄭注以帨爲佩巾孔疏以施衿爲內則之衿纓胥失之矣

破斧

四國是皇傳皇匡也箋正其民人而已瑞辰按爾雅釋言皇匡正也據詩考引董氏云皇齊詩作匡毛蓋以皇爲匡之叚借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傳將大也箋此言周公之哀我人民其德亦甚大也瑞辰按哀字古有數義有作悲哀解者詩哀哉爲猷亦孔之哀之類是也有作哀憐解者此詩哀我人斯及詩哀此鰥寡哀我塡寡之類是也有當訓愛者呂氏春秋人主何可以不務哀士高注哀愛也釋名哀愛也愛乃思念之也關雎詩序

哀窈窕卽愛窈窕也哀憐之意卽與愛近中庸仁者人也鄭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表記仁者人也注云人也謂施以人恩也古者相親愛謂之相人偶方言凡言相憐哀九疑湘潭之間謂之人兮人斯猶人兮也哀我人斯謂憐我而人偶之也故詩言亦孔之將將與下章嘉休同義廣雅將美也傳訓將爲大古大與美亦同義

又缺我錡傳鑿屬曰錡瑞辰按釋文引韓詩曰錡木屬與毛傳互異說文錡鉏鋤也鋤或从吾作鋙廣韻鉏鋙不相當也鉏鋙二字叠韻蓋器之有齒參差不齊能相錯磨者猶齒不相值曰齟齬也蓋卽今之鋸也管子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缸一鑽一鑿一鋸一軻則鋸與斧鑿錄同爲軍資所需胡承珙曰傳以錡爲鑿屬郭璞注海外南經亦同云獸齒如鑿當亦取其鋒棱齟齬錡爲鉏鋤故曰鑿屬許與毛合也

又缺我錄傳木屬曰錄瑞辰按釋文引韓詩曰錄鑿屬說文有棣無錄棣字注一曰鑿首謂鑿柄也廣雅棣柲也柲與柄同附亦柄也鑿柄以木爲之故傳云木屬管子山鐵曰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缸一鑽一鑿一鋸以錄與鑿竝言者猶檀爲鉏柄而鹽鐵論鉏耰棘檀亦以檀與鉏並言也蓋鑿首謂之棣其柄別爲一器亦謂之棣猶矛戈之柄曰矜而杖亦曰矜也釋文引一解云今之獨頭斧未知何所據而云然胡承珙曰器之以木爲者多矣不得遂名木屬方言臿宋魏之間謂之鏵東鏵古今字說文某兩刃臿也疑傳木屬爲某屬之誤今按說文

又曰棗茱萸也从木又象形朋聲茱从木廿象形宋魏曰茱也
或从金亏作釪魯商瞿字子木木亦當爲茱之誤或省借作木
耳

四國是遵傳遵固也箋遵聚也瑞辰按遵者拳之叚借商頌長
發詩百祿是遵說文引作捘拳云拳束也廣韻拳固也與傳訓遵
爲固同義遵又通揕說文揕聚也爾雅拳聚也則揕與拳音義
亦同箋訓遵爲斂斂亦聚也固與斂義正相承皆謂收束之也

伐柯

籩豆有踐傳踐行列貌瑞辰按伐木詩傳踐陳列貌玉篇引詩
籩豆有踐云踐行也古者行路之行行列之行竝讀如杭聲同
而義亦通故踐訓爲跡又爲行列踐通作衎說文衎跡也其字
卽從行矣因思鄭風東門之栗有踐家室傳栗行上栗也古者
以栗表道謂之行栗栗之言列也襄九年左傳斬行栗是也有
踐室家正當訓踐爲行列謂室外栗樹行列之貌傳訓踐爲淺
韓詩作靖訓善竝失之

九罭

九罭之魚鱒魴傳興也九罭縰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箋設
九罭之罟乃後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興者喻王欲速
周公之來當有其禮瑞辰按傳說是也爾雅縰罟謂之九罭九
罭魚網也縰本或作總總數一聲之轉卽孟子所謂數罟趙岐
注數罟密網也是也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四引韓詩九罭取鰕芘也
亦甚言網之密且小耳郭注爾雅謂九罭今之百囊罟是知九

罭非謂九罭蓋以九者數之究極廣雅九究也甚言其密且小則謂之九罭詩疏引孫炎云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失之詩以小網不可得大魚喻朝廷之不知周公處之不得其所與下二章以鴻之遵陸遵渚興周公之失所取義正同至箋云設九罭之網乃後得鱒鮪之魚則以九罭爲大罟蓋孫炎說所本與傳異義正義謂箋解網之魚大小不異於傳殊誤

袞衣繡裳傳袞衣卷龍也瑞辰按爾雅袞黼也蓋釋此詩袞衣繡裳猶終南詩黼衣繡裳也訓袞爲黼乃通言言黼黼文章之事故爾雅又曰黼黼彰也黼衣猶云章服非訓袞爲十二章之黼也古者龍畫於衣黼繡於裳郭注爾雅謂袞有黼衣失之又按傳袞衣卷龍也曲禮記袞衣字皆段借作卷蓋袞从公聲與卷同音故傳借作卷荀子又借作捲今說文作从公聲形近傳寫之誤

鴻飛遵渚傳鴻不宜遵渚箋鴻大鳥也瑞辰按說文鴻鴻鵠也鴻鵠卽黃鵠或單稱鴻箋云鴻大鳥不曰雁之大者蓋以鴻爲鴻鵠之鴻鴻鵠一舉千里故傳曰鴻不宜遵渚又曰陸非鴻所宜止若爲鴻雁則遵渚遵陸乃其常耳何以毛云不宜

狼跋

狼跋其胡傳跋躐也瑞辰按說文躐跋也跋躐也躐跋經傳多段作蹎沛毛傳蹎仆也沛拔也拔與跋同狼跋又通作狼跋說文跋步行獵跋也

載臺其尾傳臺鮐也瑞辰按爾雅臺鮐也臺仆也臺與蹏通說

文躓跲也引詩載躓其尾廣雅躓頓也

公孫碩膚傳公孫成王也幽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箋公周公

也孫讀如公孫于齊孫之言孫遁也瑞辰按序言美周公不失

其聖則公孫當指周公亦幽公之孫故稱公孫不得如傳

指成王亦不得如箋讀孫爲遜也膚當讀如膚革充盈之膚碩

膚者心廣體胖之象詩人美周公之處變不失其常異於狼之

跋毫序所云不失其聖也

赤舄几几傳赤舄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絇貌瑞辰按赤舄亦周

公所服上公衮冕故赤舄廣雅几几盛也詩蓋以狀盛服之貌

說文掔固也讀若詩赤舄掔掔已部又云讀若詩赤舄已已已

几古同聲掔几古合音皆擬其音非釋其義也

德音不瑕傳瑕過也箋不瑕言不可疵瑕也瑞辰按瑕假古通

用爾雅假已也思齊詩烈假不瑕箋瑕已也正義以爲釋詁文

是假通作瑕之證德音不瑕瑕正當讀假訓已猶南山有臺詩

云德音不已也傳箋訓爲瑕疵失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三十一終

長沙王先愼
海甯蔣廷瑑校